#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月廿五日發行

# 民報

## 第拾七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民報目次


●圖畫

▲陳伯平肖像

▲馬宗漢肖像

●國家論……太炎

●專一之驅滿主義……運甓

●哀貧民……運甓

●革命今勢論……寄生

●斥新民叢報土地國有之謬……太邱

●政府說……鐵錚

●時評

▲印度中興之望……太炎

▲漢字統一會之荒陋……太炎

▲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太炎

●談叢

▲窓鷄話剩……寄生

●來稿

▲虛無黨小史

▲闢非民族主義

●附錄

▲祭徐錫麟陳伯平秋瑾文……太炎

▲秋瑾集序



陳伯平肖像



馬宗漢肖像

# 本社又蒙海外同志寄助多金謹將芳名及數目登諸卷首以誌鳴謝

| | | | |
|---|---|---|---|
| 舍舍子 | 參拾元 | 專於一 | 七元 |
| 河南○○○君 | 參拾元 | 西川漢使 | 七元 |
| 仲赫 | 拾六元 | 暗殺黨中之一份子 | 七元 |
| 湖南○○○君 | 拾元 | 纖巴枯甯者 | 五元 |
| 蕢子 | 拾元 | 興漢子 | 二元 |
| 佛清 | 拾元 | 响弓聲 | 二元 |
| 不共天 | 七元 | 李忠漢 | 二元 |

# 國家論

太炎

余向者於社會主義講習會中。有遮撥國家之論。非徒爲期望無政府者說。雖期望有政府者。亦不得不從斯義。然世人多守一隅。以余語爲非撥過甚。故次錄前論。附以後義。令學者得中道觀云。

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此義云何。第一義者。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絕無變異之物有之。衆相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組合上別有自性。如惟心論者指識體爲自性。惟物論者指物質爲自性。心不可說。且以物論。物質極微。是最細色。不可斷截破壞貫穿。不可取捨乘履搏擊。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正不正。非高非下。無有細分。不可分析。不可覩見。不可聽聞。不可嗅嘗。不可摩

觸故名極微亦曰厚子（此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近世原子論者亦同此義）若以原子爲實有則一切原子所集成者並屬假有何以故分之則各還爲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諸個體亦皆衆物集成非是實有然對於個體所集成者則個體且得說爲實有其集成者說爲假有國家既爲人民所組合故各各人民暫得說爲實有而國家則無實有之可言非直國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會亦惟汗各人爲實有自性而村落集會則非實有自性要之個體爲眞團體爲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僂指數也或曰凡團體者非止以集合個體爲性乃自以其組織爲性故不得說爲假有夫組織云者將指何等事耶一線一縷此是本眞經緯相交此爲組織今若有一幅布及一端帛特指其經緯相交以成面積而言當其爲布帛時此一線一縷者未嘗失其自性及其解散則線縷之自性猶在而布帛則已不可得見是故線縷有自性布帛無自性布帛雖依組織而有然方其組織時惟有動態初無實體若爾組織亦無自性況其因組織而成者可得說爲實有耶且如人有兩手兩手者因各有自性雖至兩手相叉亦惟認兩手爲有自性不得以相叉爲有自性此兒童所知者復次人之組合而爲村落或爲軍

旅或爲牧羣或爲國家又若金之入型各從其相而金之自性無改方爲指環無間又爲眼鏡筐方爲眼鏡筐無間又爲時辰表廓此指環眼鏡筐時辰表廓者惟是形式相差勢用有異而展轉相更復可以此爲彼是故指環眼鏡筐時辰表廓一切虛僞惟金是眞如是村落軍旅牧群國家亦一切虛僞惟人是眞雖有巧辯不能奪其說也然近世國家學者則云國家爲主體人民爲客體原彼之意豈不曰常住爲主暫留爲客國家千年而無變易人民則父子迭禪種族遞更故客此而主彼耶若爾請以溪流喩之今此一溪自有溪槽溪槽者或百千年無改而其所容受之水則以各各微滴奔湊集成自朝逮暮瀑流下注明日之水滴非今日之水滴矣是則亦可言溪槽爲主體槽中水滴爲客體而彼溪槽所指何事左右有岸下有泥沙中間則有空處。岸與泥沙雖溪槽所因以成立。而波自性是上。不得即指波爲溪槽可指爲溪槽者惟有空處夫以空處爲主體而實有之水滴反爲客體是則主體即空空既非有則主體亦非有然此空者體雖虛幻而猶可以眼識現量得之若彼國家則幷非五識現量所得欲於國家中求現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獨土田山瀆耳然言國家

學者亦不以土田山瀆爲主體則國家之爲主體徒有名言初無實際可知已或曰國家自有制度法律人民雖時時代謝制度法律則不隨之以代謝即此是實故名主體此亦不然制度法律自有變更非必遵循舊則縱令無變亦前人所貽之「無表色」耳（凡言色者當分爲三青黃赤白是名顯色曲直方圓是名形色取捨屈伸是名表色凡物皆屬顯色形色凡事皆屬表色表色已過而其所留遺之功能勢限未絕是名無表色如築橋梁建城郭等當其作役即役人之表色作役已畢而橋梁城郭至千百年不壞即此不壞之限爲役人之無表色）其功能仍出於人云何得言離人以外別有主體然則國家學者倡此謬亂無倫之說以誑耀人眞與崇信上帝同其昏悖世人習于誕妄爲學說所縛而不敢離斯亦惑之甚矣問曰若爾者人亦細胞集合而成云何得言實有自性答曰以實言之人亦僞物云爾然今者以人對人彼此皆在假有分位則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使吾身之細胞悍然以人爲假有則其說必非人所能破若夫對于國家者其自體非即國家乃人之對于國家人雖僞物而以是單純之個體對於組合之團體則爲近眞故人之以國家爲假有

者非獨論理當然亦其分位得然也第二義者。一切物質皆有外延此本無當然之理特以據有方分互不相容則不得已而生膚郭植物有皮介蟲有甲乃至人及鳥獸皆有膚革以護其肌大者至於地球亦有土石爲之外郛使地藏金火得以安隱此皆勢力所迫不得自由昔者莊生有云。『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由是觀之令人得脫肉而居無皮革以纆其外而不受雪霜風雨之侵則於我顧不快耶夫國家猶是也亦有大山巨瀆天所以限隔中外者然以人力設險爲多蒙古之鄂博中國之長城皆是類也又不能爲則置界碑又不能爲則虛畫界線於輿圖以爲分域凡所以設此外延者與蛤蚌有甲虎豹有皮何異然則國家初設本以禦外爲期是故古文國字作或從戈守一住民初載願望不過是耳軍容國容漸有分別則政事因緣而起若夫法律治民不如無爲之化上有司契則其勢亦互相牽連不可中止鄉無外患亦安用國家爲漢土學者視政

府無足重輕然猶云尊卑有分冠履有辯君臣有等雖無用而不可不立不悟天高地下本由差別妄念所生一切分位隨眼轉移非有定量如彼工巧畫者以少采色間少采色能令無高下中見有高下乾坤定位準此可知名分之執亦由斯破壞矣或者又謂物有外延實是天然規則國界雖無所用而不可破此模型欲破此執且當以峽水喻之如峽水流兩岸色形同處一時俱現二像居兩岸者互見分明夫即此一峽水中而互容兩岸色像是則萬物本無不相容受之理凡諸有形質礙同處一時似不俱起然試取一堅青玉質以石磨研悉成細粉青所在處亦即堅所在處堅所在處還即青所在處此青與堅何以同處一時相容俱起又試任取一物除去顯色形色質礙而外其中尙有『物如種子』否若云無者物則本無不煩推論若云有者即彼『物如種子』何故能與顯色形色質礙等相相依俱有若云顯色形色質礙等相別有『造色種子』爲之因者是在『物如種子』『造色種子』二者所現之量同處一時互相容受即知萬物本無外延明矣雖無外延而隨眼所得則有外延者亦猶工巧畫師用少采色間少采色能令無坳突中見有坳突故知萬物外延之用

非理本然實隨感覺翳蒙而有以是推求則國家之作用可知已第三義者凡諸事業必由一人造成乃得稱爲出類拔萃其集合衆力以成者功雖烜赫分之當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譽亦不得以團體居其名譽惟諸學術文藝技巧之屬高之至於杜多苦行皆由自力造成非他能預若是斯足以爲作者天民之號若學術無心得惟侈博聞文藝無特長惟隨他律技巧無新法惟率成規雖盡天下之能事得盡有之猶是他人所有非吾所獨有也若節操足以動人惟是彈琴詠鳳自喻適志如周易所謂甘節者斯則少欲知足之士皆能仿佛非天下之至高也非吾所獨有與非天下之至高而獨尸其嘉名猶不免爲攘竊況於功德在人本非獨力所能成就析而視之則猶人人解炊使天下無一夫受其飢者其功利不可謂不博要之其業至微末已夫工場主人於傭作者日役其力而擅美利於一已世猶以爲不均然凡一熟貨之成者必有質料二者必有作具三者必有人力此質料與作具者素皆主人所有彼傭作者獨人力耳是一熟貨成就之因主人當其二傭作者僅當其一也而所獲贏餘一切爲主人所沒議者且以盜竊名之若夫國家之事業

者其作料與資具本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團體持之而至還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然其功名率歸元首不然則獻諸團體之中此其偏頗不均不甚於工場主人之盜利乎世人愚暗輒懸指功利以爲歸趣余豈必菲薄功利然彼功利所在亦即美名所在而功利者必非一人所能爲實集合衆人爲之縱有提倡其前者猶行禮之贊相所擅唯有口號至于槃辟跪拜則猶賴人自爲之也夫其事既由人自爲之而美名所在不歸元首則歸團體斯則甚於穿窬發匱者矣豈獨常事爲然凡在軍旅其勞瘁亦至甚矣然將帥雖勞而士卒之瘡痍與齊民之罷弊有什伯於將帥者世人以功成骨枯爲佳兵者戒不悟事雖合義行迹非不與佳兵者同也然並世之夸夫率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爲恆語此必不能附會者大覺有情期於普度衆生得離苦趣則身入惡道而不辭顧未嘗牽帥他人以入惡道至於國家事業則不然其爲種族革命歟政治革命歟社會革命歟必非以一人赴湯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隨我以赴湯蹈刃者尙億萬人如是則地獄非我所獨入當有與我俱入者在而獨尸是語以爲名高斯亦何異於盜竊乎余以爲衆力集成之事

直無一可寶貴者非獨莅官行政爲然雖改造社會亦然堯舜云歷亞山德云成吉志汗云盛華頓云拿坡侖云俾士麻云於近世巴枯寧苦魯泡特金輩雖公私念殊義利事異然其事皆爲衆力集成則與炊薪作飯相若而代表其名者視之蔑如以比釋迦伊壁鳩魯陳仲子管寧諸公誠不啻蠣甲之於犀角雖一術一藝之師猶不足以相擬也夫竈下執爨之業其利於蒸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視爲神聖者彼國家之事業亦奚以異是耶尸之元首則頗歸之團體則妄若還致於各各人民間則無過家人鄙事而已於此而視爲神聖則不異於事火呪龍也

上來三事所謂遮撥國家然期望有政府者亦非因是而被障礙此義云何

前第一義既不忍許國家自性爲實有物則凡言愛國者悉是迷妄雖然愛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心所愛者大半非實有故喻如各各金粒至百千數人之愛之不爲其已成指環者各各白石粉粒至萬億數人之愛之不如其已成瓷瓶者又如古錢有文舊碑有刻若擣碎之則廢銅沙礫可以棄之溝中縱復鎔鑄爲錢凝和爲碑猶不如向日完具時爲可寶玩夫指環瓷瓶無過形式而錢文石刻則區區雕琢

隱顯之間耳然其可貴必有百倍於各各分子者此何因緣則以人身本非實有亦集合而成機關者以身爲度推以及他故所愛者亦非微粒之實有而在集合之假有夫愛國者之愛此組合亦由是也且以各各微粒搗和成器器雖是假而其本質是眞其愛之猶無是怪爾亦有別無本質唯是幻像而人反樂觀之者喩如幻師幻作白兎青雀等像於中無有微分毛羽血肉可得乃至石磨水漉亦不可得而人之愛玩反過其眞又如畫工畫作林木及諸牛駒於中本質雖是紙素丹青雖以鋸齒析破木之一葉牛之一角駒之一足竟無存其中者然人心覩畫而愉快或過於入山適牧見其眞形也此何因緣則以人身本非本質託此氣液固形諸無機物以轉化爲肌骨血汗耳即身爲衡而以外觀羣物故所愛者亦非本質之實有而在幻像之假有夫愛國者之愛此影像亦由是也今夫幻云畫云雖無本質而現有接觸於眼根者其愛之猶無足怪爾亦有則無現量惟屬過去未來而人反樂念之者今有上味聲稱遠聞或地絕遠或物難致如思熊掌及思鱸魚又若蜀士思啖蟹羹或在沙漠思得荔支當其存念雖太牢之味無以易也逮其舌根親證顧無以愈於彼復

有上妙欲塵求之難獲若彼妃匹裘馬宮室道具之好當其未得也希望過甚或舍生以求之及其已喪也戀著過甚有忘形以殉之此其以爲樂也雖鈞天玄圃曾莫逮其萬一然當其現受時則亦尋常之愉快耳夫過去者已滅未來者未生此卽虛空無有之境然於現在正有之境而愛之甚微於過去未來無有之境而愛之彌甚者此何因緣則以人心本念念生滅如長渠水相續流注能憶念其已謝滅而渴望其未萠芽者以心爲量令百事皆入榘矱之中故所愛者亦非旣在之正有而在過去未來之無有夫愛國者之愛此歷史亦猶是也復次處盛强之地而言愛國者雖有侵略他人飾此良譽爲梟爲鴟則反對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鮮諸國特以他人之翦滅蹂躪我而思還其所故有者過此以外未嘗有所加害於人其言愛國則何反對之有愛國之念强國之民不可有弱國之民不可無亦如自尊之念處顯貴者不可有居窮約者不可無要以自保平衡而已前第二義旣不忍許國家作用爲當設則凡言建國者悉是悖亂雖然建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而行事大半非當然故飢者求菽麥渴者求水漿露處者求廊宇號寒者求絮緜此寧有當然

之理耶使人皆如靈龜則可以不食矣人皆如雉子則可以不飲矣人皆如飛凫則可以不屋矣人皆如游魚則可以不衣矣非特爾也草味初民雖有飲食居服而猶與今人絕異今人縱不能爲龜雉凫魚獨不可爲草味初民乎習於宴安而肌骨不如昔日之堅定去此則不足以自存値歉歲處圍城析木皮以爲食有寧不入喙而死者由其咽喉所習則然以此知近世存生之術皆由勢不得已而爲之非理有當然而爲之也詳夫人之在大堺也介然七尺而攻圍其四帀者多矣依天以立而寒燠瘴癘侵之依人以處而笞箠刀鍛犯之依身以存而飢渴疲勞迫之盡此百年無一刹那得以自杜於是則寧以庶事自縛以求安全若從吾所好者安取是擾擾爲然既已自求安全則必將層累增上以至建國而止今之建國由他國之外鑠我耳他國一日不解散則吾國不得不牽帥以自存說者以爲國界雖存政府則固可以不立乃舉普法戰事證之謂孥坡侖第三自將而亡巴黎城人自爲守而固寧恩人自爲守者獨無當軸處中以司號令者耶此因不必遠舉法事爲徵凡以草澤齊民起而自踣其政府者多矣要有幕府是即政府之具體而微者故不得以一有政府

府爲說人亦有言勇夫重閉而況國乎當其存時則不得不俱存及其廢也亦相隨俱廢耳一廢一存慢藏賈禍之道在是矣說者又云飲食居服生而不得不然至於國家則否有時而可以消滅之故不得以爲同喻是亦未爲涼直之論也人果入山日啖松脂藥草諸物久之芽毛漸生而居服即無所用方書所言或不盡實然以成事驗之人有擊鶴而下者微傷其足塗以金瘡之藥久之自愈日以稻飯食之舉翮欲飛遂不得上以是知穀食禍人令體沈重而多疾病故資於裘絮棟宇以蔽之不然則無所事此爾人於居服當其可棄則棄之人於國家當其可廢則廢之其喻正同勢未可脫則存之亦宜也前第三義既不忍許國家事業爲神聖則凡言救國者悉成猥賤雖然救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之自衛不論榮辱農夫擔糞以長稻粱鑛人沾體以致石炭此其事至汙辱也而求食者不以爲詬是何也人之軀骸本由腐臭不淨之物以成胚胎其出入與便利同道故一念及生即不卹自處汙垢況於匡扶邦族非專爲一己而已特世人執是以爲高名則不知集衆所成其能力最爲闒茸而自旌其伐尊於帝天遂令志其事者豪毛未動先有矜衆自貴之

心事之旣成又羣奉以爲大長斯最可忩嫉者若本其慘怛之心以爲自衛衛人之計則知里閭失火相南抱甕救之雖焦頭爛頷不以自多惟曰行吾之素耳此安論鄙賤與神聖哉今之賢者旣救火而思牛酒斯末矣不有者未救火而預設一可得牛酒之心悲哉然此非獨救國爲然雖能空國家而致之大同亦賴羣倫之力未足以自豪也其間貴者獨有齎懷匕首流血五步與夫身遭戹困百折而不回者斯乃個人所爲非他能代故足重耳若夫成功以後銘勒景鍾斯適足爲揶揄之柄此而可貴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者當愈貴於是矣然則前舉三事與後義本不相妨世之期望有政府者必知斯義而後舉無繆妄若夫拘牽法理尊仰事功斯乃牛羊賤趣冥無識知者爾是曷足與言勝義哉



# 專一之驅滿主義

運甓

天地閉塞四夷交侵神州之民旣憔悴鬱抑於東胡羣獸之下奄然無復生氣厥有以發聾振聵爲職冀斯民蹶然興起以企中夏之清謐者與其言高尙之政法莫若言剴切之名理與其言空泛之虛理莫若言顯著之事實惟事實勿分遠邇其深中人心惻愴悽楚者貴矣庸人之情親其所嫻而樂守幼少習聞之說婦孺談言大氐不出於閭巷雖其智有限而喜其卑近以高遠爲難者則人類大氐同爾由斯以談復仇之誼夷夏之防固久隱入我民之心發之而爲中興配天之大業方將視爲鴻寶揭爲微志上溯諸孔孟之陳言下考宋明仁智之所留詔烏取遠引皙種之談始爲光復之事哉國土淪喪歷祀三百地猶華域人猶華冑而政典憲章悉爲胡有猗嗟我民處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當在種類之衰興而不在政治之良惡獻策大酋侈言功利其人爲禽獸之疇斯無論已若夫高語西方之美政欲爲他時敷布之衡亦曰聞長安樂出門西笑而已義旗旣張仇人旣得萬方輻湊奏凱歌功之日賢

良豪俊萃處而諮諏國政商度典刑縱其懿否不可知猶是我民自主之實況夫事變遷流雖有智者不可意測他日大功告蔵神州之眞狀亦必由此大彰地域之區布戶口之料量民生之疾苦風習之淸濁今日之所未憭者固將畢呈於前而安擾萬民之方亦必於斯時乃定今旣不能立一至齊之表遙制方來雖累百篇言治之書亦徒勞捽薾丁斯暴虐之世雄邦六七大都以利爲趨勝者榮而敗者辱扶強鋤弱國際不易之大經也朝鮮縣於日本而訴諸平和之會則拒而不內彼豈不知與平和之名不中哉顧日本方彊盛耳中土之民果能專心壹志負百折不撓之氣厚軍力而嚴約束鼓行而爭權彼索虜列國亦將偉之及其羸弱不振亂害迭生雖日以光復大義自標彼豈有所恤而不干預然則欲避外人之嬲唯有力求可勝之道與之言國際之法玆無濟爾且夫人雖至蠢必不舍周身之利害而謀不可必之休祥生瘍於頭與發疽於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將以醫首爲先未嘗言背可不治顧治之有緩急耳種之不保何有於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於文致泰平借使皇天右漢俾其克纘舊服斯爲吾曹莫大之欣牛馬脫於羈紲輿隸免於淫威歡豫悅懌

之深固當忘一切之患苦何也羈紲之罰淫威之加爲一切患苦中之最大患既除雖有他病權度之亦癬疥而已由上所言則謂種爲大而政次之今將曉然於政治之無良而知皇皇求索之均無濟所以吾曹所急唯在摧破之事而不必遽謀建設之方夫帝王專制其虐民害理陳於歷史具在前編稍有人心慮無不疾首仇忿若其於民智初開之日經綸未定之時其尺効寸功亦章章不可掩蔽惟自今以往可以絕之天地之間即有命世英材假號召俊民以陰行天子之事庶民弗忍亦當不旋踵而敗亡持挺操耰必得此巨憝而後已貔貅之衆偵伺之嚴防維之密舉無益耳泗上亭長濠州匄僧可以出於爾時而不克再見於今日夫亦不必斤斤過慮矣若夫立憲之治誠較專制爲優然枚卜明揚未必盡能無弊趿寡從衆受賕行賄此列邦所同耳且以中國之民褊心最富排攻異己至於流血而不恤忿爭之極或將不念國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貧富之分日益縣遠工商起而農事微資本家興而勞働者困國家濟足而黎庶流離近觀美利堅法蘭西夫非共和之國也亦何救於擾亂也哉進於共和則有無政府之說夫政府因國家而立國家者對於異國家而後

見當此羣雄割據之日誠使我之國家復不完固則人之視我猶牽無笠之豚爾日言大同彼日言覇道爾日言公理彼日言强權惡己之聾盲而勸人塗塞其耳目豈有俛首聽從之望哉飭兵甲所以衛彊圉彊圉猶存則兵甲不可去鑄貨幣所以共貿遷貿遷尙行則貨幣不可去兵財不廢則政府亦無省去之期故專制共和皆可聽國人之自爲而無政府則必得世界之同意人有政府我固不可無及政府盡除則我亦不必有我旣有政府則利害均利者在御外而害者在治內嘗試言之今之國家皆如七八十之老翁貌雖可支而扶杖龍鍾正不知死根之夙伏舉旦暮間物耳烏呼人類爲衆苦之原而國家爲衆惡之首逃斯苦而去之旣已無策挺搪號呼祇以自苦然則希心善政而求至懿之歸墟不亦可悲也乎是故建設後之政治爲吾曹所不必預謀謀之亦不克純於無敗則毋寧即事於種族之振興種族不亡其苦也有畛種族旣已覆滅有椎心泣血以求此苦政而不可得者已且如人言種種善制制之所施必在我民旣非我民於何施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異族旣逐地亦我地民亦我民政我亦政張之弛之是在能者烏託邦之治又安知不自吾民

始也然則即言種種之美政亦必以驅滿爲先既以是爲先置他者爲他圖未爲大失也且夫人類有至惡之公性曰惡人之害己而不禁己之害人斯於公理悖而惡根所伏不克湔除推斯民之心於至公之程此爲異日之事若居今日雖其悖理亦將不得不踐之夫曰復仇爲是則不獨苗蠻之起抗吾族當爲人類之所共褒即雞鶩牛羊有知報其縶縛烹食之怨猶將認爲至懿自引罪辜然非我之至欲可知也是故滿人之汲汲於排抑吾族猶之吾族之與苗蠻人類之與牛羊雞鶩浸使吾族戰勝待之不法亦將與苗蠻牛羊雞鶩等得當而不報非人類之情也今者驅滿之舉正發於吾族惡人害己之心用彼之道以待彼固無靳爾況乃僅僅逐其渠率剝彼政權使彼大酋還我龜玉至於醜類未嘗不許其涵濡卵育於版章之內也斯亦吾曹以德報怨之美舉耳噫嘻豺虎之滿人方日以淩制吾族之命爲策近觀時事在在皆可寒心借滿漢平等之名以陰行庇滿人之實若曰者八旗改制之案愚者方以爲出於大公實則八旗之人不改制長無勃興之望今借改制之名則生事日充其孳生必日衆孳生既衆强盛可以預期且人愛其種它日彼之大酋有急人

蓋執殳爲王先驅者固人情也若乃富厚豐殷改制之後猶當立致何也彼有政府以代策資生之事而漢民則不克與彼衡以有力者與無力者爭其勝負又豈待蓍龜而決況滿人既能殖產則產亦必曰增滿人之增漢人之減也又事實之章章不可掩者矣往者人言新政則滿州藉其說以練兵括財無恥者紛請立憲則滿州又藉其說以集權於政府及官制平等而樞廷重地悉置滿人解散駐防而滿人又以之大殖生產言實業則縱大奸爲寇盜而陰取其贓財言學校則以資祿釣民而陰肆其箝束其所以謀漢者旁皇周浹而漢人未嘗求其庚償其滿人之謀國大氐視漢族之擧動爲推移漢人强則壓之益急弱則制之稍寬漢人任外吏多則倡中央集權之策漢人漸歸京域則疆吏又將遍布私人觀於西北諸省四川甘陝新疆靑海近皆滿人鎭撫其地彼其心志殆欲留此一隅爲它時負嵎之地是其黠狡豈巧厤所能祘哉不特此也張言立憲因當重內政與外交外交不可不輔以雄兵而內政則不可不恃以警吏雖其劣敗昏庸之輩不能治堅固之兵戎與嚴密之警衛然齊一之軍旅固勝於烏合之義民整飾之槍礮固優於頑鈍之挺刄凶很之役卒固

長於奔命之亡人今世兵力警政不治如此而民黨已不克奮興遲之數稔事不益難集乎且義師所起固不當在關津通達之地而宜在山谷險阻之鄉審如是則其求軍需如仰不死之藥南極瘴海西盡巴蜀關中是皆可用之地而祇克以之肇事不可據以進攻以疲弱新起之軍當已經訓練之卒其操勝蓋非奇勇不能使之跋涉關河長驅直進在火器盛行之日固宜殊科以言矣且幽燕之野屯駐重兵則西北有虞可以調遣長江夾岸亦有新軍起義東南又必爲之防礙借使諸方皆置勁旅將若之何當此之時非人懷逐滿之心戶喻復仇之義甘爲雄鬼不作生奴又何以取勝乎且吾曹所志在攘異族而不敢蹂躪黔黎義師初起四方雲合如有不義固爲國民之次假其景從不多狃於禍害以孤軍當強虜又未必能善也是故今日之事宜以逐滿爲莫大之謨苦心焦志以求尙猶慮其不給寧有餘閑高談遠大之事耶噫嘻興兵伐罪之業在吾國人之一心勿畏死也奴亦終死耳勿相傾也相傾則俱敗耳勿分畛域也同在華域無畛域之可分不止同舟之休戚也不戁不竦使庶民悉能振興以執義軍之大纛雖兵力關河夫豈甚可畏者哉往世黨人大氐競

名而死利而今則不宜蹈之求不爲亡奴而始起所以救國民者正所以自救則無名之可言革命未成何有乎利奔走募集僅乃得之之財幣非無人心者必不利之革命既成則身或已効命鋒刄或雖未死而政出國民豈有專之之望前世從龍之彥非可仿效也然則亦無所利耳名利兩忘則其心爲純於爲義夫然後奮起殺賊果毅猛迅以期事之必成滿人不驅未之有也即天不悔禍滿族不亡亦使子子孫孫必得誅之而後已雖令神州之壤積骸如嶽亦無悔焉若乃事之簡易可行而恒能操勝者今世唯爆裂之彈已率千人之師以戰勝亦未必遽得渠魁即得其渠魁亦必隕數百人之首若其覆敗殘者幾何矣今試以此千人專力爲擊刺之事我死千焉彼死亦千焉不幸而多敗慮亦當殺其五百夫以萬乘所不能盡戮者而以千人易之不亦簡易乎興軍必需軍實而非耗巨資不成勝負未可知資既耗矣以其貲購彈所費者少而收效豐不亦可行乎達官貴人畏死特甚膽如鼷鼠防制必嚴出則止行人列兵隊居則嚴巡衛易居處是欲得之因甚難然而易於軍旅軍旅者兩軍相對互有戒心擊刺則彼有防維而我無後慮若其相機得勢捷若飛鳥一發

而得志者此自來暗殺者之所以奏功也所謂恒能操勝者非歟且合衆而成軍軍志之紛古之大戒今以一人獨進則無復牽糸之處故不能御軍而亦不能爲軍用者致死之道宜莫若暗殺夫暗殺之事較之軍旅爲優一軍敗沒未嘗以爲大可驚若喪其梟雄則彼族當大挫縱此死而彼繼吾亦云然耳若夫手斬仇讎告功祖考臨命之際因當長嘯而歸帝鄉斯亦人生之至樂已昔者吳樾以一彈而使滿州預備立憲徐錫麟以一槍而使滿州實行立憲滿州之畏竦乎抑其狡黠也若乃希心立憲而以吳徐爲其功臣者吾知一鬼必不來食矣烏呼予惟漢民四百兆人其必有甘殉驅滿主義而不悔者則漢民之不亡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法民有言　事若不成、　當盡法國、

而爲蒿里、　以營大匊、　於其上



# 哀貧民

運甓

烏虖哀哉。民生之窮。未有甚於中國之今日也。山澤之農。浮游飄轉之匃。通都大邑之裨販。技苦窳而寓食於人之百工。其趣異而困苦顛蹇一也。曳綺紈。吹笙竽。甘其食而崇高其廬。則罔所事而蠹羣者也。高語仁義。譁言功利。其行叨飻而不識廉耻。則尤其蠹羣者也。搢紳之流。坐朝堂以爲食人之政。郡邑守令。鞭笞敲扑以朘民膏血。當關而訶。奪攘民貨者。虎狠之稅吏也。若夫握籌算而計贏朒。逐奸利而獲上賞。不富其鄰。厚自封殖者。舉貧者之蟊賊也。覈民之數。富者寡而困苦者不可億計也。相民之財。富者十取九焉。其徵在衆者什一而已矣。第其民之智力。富者若有餘而貧者以貧得愚。視其朝廷之爵祿。富者據之不慚。而貧者以貧得賤。持干戈衛疆索。出絲麻百穀以衣食天下。舍貧者無與任也。迺若終歲勤動。不越畎畝。汗被體。泥塗足。歲云秋矣。主田者坐而視倉箱之盈。若其執百工者。苦形罷精。晝夜不遑。他營陶者弗爲已範瓶罌。冶者弗爲已制釜鬵。攻木者屋無椽。工縫紉者衣褐不足以去寒

凡皆爲富人僕役而已至其飢餓不能出門戶僵臥而死者較其短長猶謂之自縊
佃農之家若有四五人其壯者事耕耨老弱所仰也及壯者力涸猶所獲食則牽係
以入溝壑矣歲大穰貧者欣欣然有喜色然亦纔旦暮無饑患貸田於人者則田主
之責租以有年而愈益急其自耕者官中之催呼又從之穰猶康也不幸遇歲之凶
流離於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發帑藏恒充奸吏之橐然猶號之曰賑恤之善政
富人賚糜散粟或糶而自謂減其直夫皆弋美名而於貧者未嘗有濟足之益侵人
之家取其貨賄見人之近死又姑分所盜以要恩欲不謂之顯可乎朝廷盜藪也富
人盜魁也小盜罪無赦大盜莫之詰盜於彰彰衆皆棄之隱蔽而爲盜天下無非之
者欲民之無窮何可得耶今世謂西方之國樂土也吾嘗偵之民困等於我耳夷考
其事跡則有謂國飭兵甲所以保衞民之財產身家夫貧者烏得有財生命之賊又
不必鋒鏑矢石也飢寒厲疫胡往不得死由今觀之殆實以芘蔭富民而諱其所
號也設官治事惡其有害則民相揚歷以監之而得舉者恒在有財者富人之利害
則誠悉知之矣於貧者奚補焉工事雲興擁一工廠者巍巍乎羣工之渠率虐工無

藝俾其不克暇逸有所謂請財以飢餓之患制之所請未得而飢欲死則又俯首而就其覊勒人亦有言世運由野進於文人智由愚進於明人事由苦進於樂自我觀之文野愚明苦樂之名樊然淆亂未得其本氏也愚野而苦以貧得之文明而樂以富得之其所謂進自富者視之耳資生之事日豐用力之途日寡暇佚之日日多是於富者則然也談者苟能易其詞曰人類由貧進於富則吾塞矣若其不然則文野愚明苦樂之畛其限在空間至於佗日吾見其愈判遠而已惡有所謂進者乎澤其車而崇其堂美服飾而啖牛羊水火之用無待乎汲爇有所適則巨舶飛車萬里如門戶寓言於遐方有如奔電之捷附身之欲滿溢而罔所恨則其攻學術治思慮以暇日暇心爲之持以入世非高官厚爵不足位之也不然則巨賈豪商也不然則名士政客也名所來利所歸願望既足乃耽酗淫嬈於室雖夭死而謂之克享天祿若迺良辰吉日烹羊炰羔肆筵席而招賓客旨酒在觴絲竹在旁酒酣而歌舞若鳥獸之蹁躚者時時有之所謂文明而樂者而吾意其如斯而已此皆貧者所未嘗有也有知以還入丘墓以前腦匈所儲愁苦然望悲哀抑鬱已耳是非絕可病者乎孰謂

彼都勝於吾土者鳥呼員輿大矣而吾之足長不盈尺雖終日奔走不偟休息焉得盡斯民之疾苦而知之七尺之身害於百年之內未嘗有彭聃之壽則民之論陷於悲境者胡能持量以測其所屆也吾本華域之遺民所哀者固當先吾族類惟聞見不博淡末由周知貧者之情狀少長楚之東鄙熟察其俗始以爲民之困殆莫是邦若於今視之則吾民同處阨隘中惜乎其不獲盡悉也吾將哀吾鄉人凡在禹甸以是爲推可爾

吾鄉居羣山曲岪中地墽而民勤民田之貸諸人者十家而九田主驕遇佃民若臺隸田一畝歲內穀三石於田主無問旱潦耕力所取償或勿與輸於人者鈞其餘雜魚麥菽隨田而賦入穀之日石賸以錢十文始受田三稔則內錢石千文鄉人謂之『轉莊之費』更二稔則石內錢二千文是謂『大轉莊之費』有弗內乃收還其田更以屬他佃者秋至田主巡行田責佃供張酒食弗腆恒致苛詈若雨暘不若佃民或泣於田主之門其得寛減者出常故外然猶非飲食之弗克致佃民以穀入於田主之倉慮其穀之敗則置水巨尊中投穀而取其沈下者否則衡其輕重不足量弗受

也厥有最酷者播揚之以扇糠秕無弗去矣佃民畏飢恒多留以自養冀田主光其貰貧而啁罵弱擊從之佃民耎弱乃擾其雞豚毀其器具仍坐督其償如有黠悍者朝夕之間庶幾避匿而官役叩門矣役至求賄力可以賄則恣所欲而去無幾何田主嗾之復來勢當曳之行徽纏杖梏維官所欲施置之陛牢償逋而後得釋役及官悉富人使令也佃民見於田主戰栗慢恐若見南面之君甚乃呼之爲耶小有恩惠喜見顏色悖者亂其妻女亦飲泣而已佃民受田人得穀歲可三十石有欲得穀百石又須傭二人凡傭賃錢歲以十千文率衣笠屝屨食飲咸取諸傭人者費不訾穀所出先登之田主復以傭人之訾耗之殘者鮮己傭於人僅足餬其口庸錢必歸其家家人少繁乃非此一人庸錢所澹於是傭人者傭於人者待傭錢以養者咸大困田主有吉凶之禮佃民雖窶不敢廢弔賀至質衣衾而具之盂飯盤飧遜謝而後受此皆謂貧而仍有田者耳若迺室如縣磬無半畝之田歠藜羹而餐橡實視有田可耕者猶以爲鶡鴿之與鷹隼也民貧而不能娶其有婦大氐童而取之至困亟或生鬻諸人嫠以終身殆僅見於衣食財足之室不然尠有不見鬻者故鄉人生女甫娩

未啼即扼而斃之是固憯毒不能爲貧民罪也貧者非歲時膢臘未嘗啗純米之飯尊酒臠肉得之出於計度之外春啖芋魁署預夏煑牟麥爲粥乃至不得食秋冬食少良然飯中必雜粱粟或以蘿菔羹不鹽虀無薪脊無鐙火冬夜無衾號寒俟旦者往往而有又其少樂者爲谷中之民近山林未茂乃翦殪木爲蕉用以易所鮮恒不虞其乏斯亦至寡者矣歲五六月之閒民則有飢患勿問前年之豐凶前年豐富人慮穀無良賈乃寫輸於他需穀之地所餘於倉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騰貴先歲凶乃閉其倉稟以待賈未中程弗鏙也飢亟而祈勿死則聽富人所索或羣萃而刼之牽聯入於刑者又踵相逮也齒繁息地不足以養始棄鄉賃工於異地或至江淮閒求爲人耕無聊者則和草根土堁以爲丸謂足已暍而所鬻亦能博奇利歲暮遠適者歸囊五十金鄰里爲之羨欣是亦至可閔者已百工庸錢咸薄不偟自活治垣牆者治鑄犂錢者制衣裳者攻竹木者日得錢大氐三四十文坐是廢工者衆矣凡鄉必有游蕩不事事喜與佗人事者愚民尊憚之實亦富人便嬖也貧與富爭訴諸此曹貧必不直此曹從而侮之希以竭禦侮之力於巨室耳惟富人肆威無厭貧民弗

敢校涕既隕之矣獨先三四十年當清同治時有佃民陳甲聯羣佃以求減省正賦外之苛法始以禮不獲請乃始相固結以死爭舉人某遽以民叛聞兵至虔劉數百自是佃民少生望矣吾嘗過聚有匄者僞若夫婦而以隱事誣人抑所翼者一錢耳或匍匐塗中放效龜狀導人之笑藉以求一食焉是民之受刑於天者也烏呼吾鄉廣袤三百里耳而貧者困象已紛羅而集吾目吾又焉知佗地之民困殆不劇於此耶吾又焉知不有羨吾鄉之民以爲差樂者耶視天夢夢柰何俾民至斯極耶

設刑於冥索民之魄曰命設刑於明抑民之欲曰分始言命與分者譬之猶鑄五兵民之於五兵猶知避之命與分信之如甘酖酒始言命與分者辜倍於鑄五兵哀哉爾貧民爾畢生罔有斯須說豫之事爾勞爾旅力弗克養爾父母妻子唯爾困窮富人不爾哀也爾摶壹以謀者粗糲之食敝壞之衣維彼富人厭其梁肉章其文繡乃衣乃食爾力所致也爾黽勉弗怠爾有獲人以威武奪去之爾有室家終身鰥曠彼妃妾衆多恣其淫樂匪爾所敢冀也寘爾於獄係爾小子甚則毆爾自殺者富人也爾傫然匄於人罷餓將死爾乃爲盜國有常刑又不爾赦也爾亦嘗求其說於天而

不得命與分入據爾之膏肓矣謂爾過去生中嘗造諸惡孽謂爾見在生中冥能無知識方作是念則鬼神之褫爾魄也烏呼昊穹生民心智官骸何有區則古之巨憝患民求均則治之以分其輔以命是懼分猶或易携也貧富貴賤咸分則貧賤者氣組貧富貴賤罔弗由命則貧賤者曰吾庶幾富貴乎吾誠與彼均吾又何多冀焉是故富貴乃貧賤之所師非貧賤之所恭惟其然富貴者有攸匿矣求富貴而得之命也求而弗得分也富侮貧貴潑賤有命與分爲援也貧賤而富貴又侮陵貧賤焉命與分之說俾其心無漸也命乎分乎祟人之鬼乎死人之奇疾乎夫饑寒厲疫刃鋸縲絏民死於是間者實繁有徒矣胡爲乎又以命與分殺之耶

悲來橫集作爲是篇如彼貧民羣立吾前敢告之曰命不必鄉分必守我躬之貧微我之舊富人奪之而我乃貧非平之道蓋請命於天殪此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眞宵以求平等而死毋汝汝以生也事之濟貧民之福也若其弗濟當以神州爲巨冢而率富人之與之共瘞於其下亦無悔焉爾哀哉貧民盍興乎來

# 革命今勢論

寄生

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與勢不必相合也是故貴爲天子。烝黎是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販夫行賈。日驅走于詰屈巖坂之間。豈曰理之所宜然哉。得其勢則取富貴。失其勢則遂含垢忍辱而莫敢申。雖倜儻英俊之士。不爲所屈。舉世滔滔。既日即于是。思以理祛其惑。唇焦而舌敝。卒無當也。彼其反對革命之說者。豈誠不知摧鋤强暴爲人道應有之責。又豈不知服從他族之爲可恥耶。理不足以勝人。則以大勢相推諉。曰復仇之義。非勿高尙也。勢不可耳。人情常避難而就易。故趨其說者。如川歸壑。如石投水。如鐵之躍。如鐘之應。如群彘之競吠。曷足怪乎。特其爲梗於漢族光復之業。譬植蓬科於陌路。弗事啓闢而加以剪伐。懼行道者之多顚躓也。乃因其說。以爲辨今茲革命之勢。夫勢有內外。因應於外象而爲言者。爲外勢。就己所挾之實力。與敵勢相比校者。爲內勢。請先言外。

## 第一　種族傾軋不可以不革命

觀外勢之最顯者莫過於滿漢交惡滿之與漢。非同族也。滿人之入爲漢族長。則以强力取其土地。奴其人民兩族爭競之史猶班班可考漢人備受戮辱。而以力不敢校。暫復隱忍。然蓄之愈久。則發之愈暴。臥薪嘗膽二百餘年。雖鄉愚婦孺。訓其家人必曰韃靼非吾族類。不可與親學步之童見有長袍高髻者。無不驚啼卻走。年稍長者。群集門外相與指點私語曰。此旗人。此旗人。（旗人固包涵八旗而言非僅滿族然閭閻之民不知此別徒以其與滿人同化遂幷生厭棄亦愈足見其惡滿洲實深矣惟他族均爲滿人所率出於無己我不必一例排之他日將著「排滿不排他說」一文公于世）與碧瞳黃須者之見詫於市人實無以異。情感既暌。處事不能洽。多有以貿易細故。至于攘臂相爭。旗人（遊市巷之稱）貧而貪。又恃官吏素爲其保障身家性命之符。斗麥是盜。寸鰭是攘。其卒命儔嘯侶。務欺良懦。民亦有不忍小忿者。思以惡聲報之。甫矢口而喪其元。旗人僅入官府薄懲而已。既釋復何所懾。不藉橫行以謀糊口於四方耶。在下者之交惡已然。逮彼士夫。曾覽滿人侵入之虐史。中藏憤懣。徒以醉心利祿。卷舌不談。然一有覺觸。苟非狠若狠羊。誠忘心於故國者。必且義見顏色矣。異日登庸仕版。聽斷滿漢交鬨之事。稍知護持法律。則與旗員相忤。其處事猜忌。故不殊於在下者。爵位彌崇。所爭亦大。猜忌亦愈

深以積不相能之勢重之以往日屠醢之戚此漢族所爲銘心嵌骨歷久而不磨也今者排斥滿洲之聲遍乎國中論其倡始固有人焉然使滿漢二族其始誠相忘者雖提其耳而聒之種族之惡感猶無由生也閩蠻百粵初亦異種而自與諸夏雜處旣能相安假令有倡排閩排粵之說者其必非難交起指斥爲狂妄悖逆獨于排滿則否豈漢人之度量處他族則寬處滿洲則狹哉閩粵之人涵濡孋育與諸夏醇化無遺滿洲獨有大別昭然莫掩冠裳則異（男子已從滿俗此指女子）也職業則異也爵位則異也老於世故者一睹其人之行步笑貌曰若人者必旗人就而詢之鮮有弗中是其氣質又儼然異國之人也或謂從外人視之無有是別則使英人與法人同處英法之人辨之甚易人於東方則皆以爲皙種而已亦將謂拉丁人與條頓人同族邪然則滿獨洲不能如閩粵之同化者何也曰在於入關時之虐殺**由此虐殺滿人用驕**

彼謂是蚩蚩者力不足以關弓伎不足以調駿馬輕侮調弄所謂以俳優畜之耳且也漁獵漢民之貲帛米粟以自爲養日流尊侈漢人供奉不敢不謹彼反愈視爲操業賤甚隱然劃主奴之分矣奴不可與主匹主不屑與奴齊**是滿人本**

**不欲同化于我也**（精衛著民族的國民篇言之既詳）漢人雖云怯弱豈其無絲毫敵愾之氣者**彼此虐殺又蒙至賤之名**夫孰能忍受而不發憤乎故薙髮令下死者數千爭頭上數莖之絲縷如毫末至于斷頭捐軀而莫悔蓋欲貽示後人以當符識事卒無補然苟有讀史至此者宜皆流涕痛哭忿懥之念波湧雲集揮之不去往載之爲功仍不損於取驗事實則循是以觀非直滿人不欲同化于我**抑又漢人之不能同化于彼也**是故蘊虐殺之惡感既萬無可同化之理而復以未嘗同化故致猜忌之心互爲因果有如曾累苟嘗研解其眞當無感乎漢人排滿之心理而知相仇于百載以上非口舌之所能輕釋也

夫一國之中數種襍處不相爲謀而惟利是競其非福也明矣於是欲求解決之方不出二途其一即爲同化**然此惟以平和來者乃可云是**否則二族之文化相等亦能翕合無間滿洲之於二例與前者相反於後者不具其不能同化如上所言蓋**勢**也其一則爲分離人情之於恩怨所施者及所受者之分量不

均則膠着胸中無時可以暫置漢夷於滿爲怨實深非有所復則惡感不去滿洲文物樸野與之分離決不爲損且滿人率多闒冗設一官則虛糜一官之祿理一事而事未有能治者自與歐人交涉失敗尤甚使吾國情危殆比累彈丸於層顛此又誠不得不爲之咎是分離以後非惟無損而又得益也若滿人自慮離漢獨立將有勢孤力薄之虞且遊牧之風既絕迹於今日而水草之地或不適於生存則自解脫政柄以往輸誠竭慮舉凡農夫女紅之業無不與漢人通力合作者復當其時恩怨既均彼能捐其樸陋漸於漢人之文化浸淫摩染而後求相同化則其勢順吾漢人亦樂受之也**然此非既經革命則亦萬不可行**。故革命者所以解滿漢之傾軋或與割然分離或遂相同化皆有利而無弊輓近政客拒革命之說而不敢進徒嘵嘵焉會極稱同化此實不悟恩怨之理者以若所爲求若所欲是猶搴夫容于木末之類已。

嗚呼。滿之與漢既爲異族。而又相猜忌于一國中。其可懼孰甚焉。誠欲救國則必先解決此。惟不革命而求解決。終無其道。强以行之。適滋**紛擾**者勢使然也。**然則**

徒以種族傾軋故而革命乃不可避者勢也。

## 第二　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

自僞廷豫備立憲之詔下柔媚者咸懽欣鼓舞以爲自今弗逾十載將爲憲民吾意虜廷亦將擇二三細事以吹噓吐煦之不意曾幾何時復興黨獄蔓引株求未有窮已江寗孫氏之獄安徽徐氏之獄浙江秋瑾之獄特其犖犖大者他如湖南、江西、直隸、山東之屬電書絡繹交相飭勵莫不以捜捕爲功能最近則戢翼翬奪官歸鄉而江劉以嫌疑就縛遂下於理。（此皆評見內地報章）之數子者大氐皆嘗倡說破壞以盜虛聲逮爲利欲所中中道變節始則殉名而既則殉利心如轉蓬不知所守此固小人之尤而不足與有爲也抑章章矣政府亦既信之故槩以舉人之號授以部郎之職在彼方將竭其愚忠冀荅高厚而緹騎之殘酷何以不免夫政策之最危者莫過于陽翕而陰闢是故朝用煦煦之術夕張炎炎之勢昨示謙謙之德而明居巍巍之尊未嘗不招愆速禍終以成土崩瓦碎之局者也法路易十六即以此愚其民及悟衆怒難犯亟開國會思挽既叛之人心而以支持末路終已無所補救遂亡帝統矧夫同其顚

顛倒而悍然不顧反又過之者哉有羅織文人之命不聞國會之設雖攀鱗附翼者猶且獲罪遑問逆己之人邪凡政府之對于其民敢如狙公飼猨朝三暮四人有謂其怯吾以爲肆也人謂將以鈍刄一頓而知所返吾以爲彼方自矜運斤成風而伎巧靡有窮也桀紂之亡以暴武王周公則以姑息綏撫其下始皇驕汰淫泆二世相傳即己不保天下漢高慮蹈覆轍迺除秦苛令以求收拾民歡觀其外剛柔寬猛豈弗釐然有別哉然試論其用心一則以民之易虐故威行專制一則以民之可欺而惟譎詐牢籠之是尙欺云虐云孰能爲權厥罪之輕重夫有一於此且大不可今者乃

**同時幷取之而顧弛張以爲用**而謂尙能測其肺肝乎

且也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其恣肆非一朝夕由來漸矣所患者非以剛猛行其恣時以寬柔濟其恣也昔者八旗特設制度示與齊民異不事生產惟待供給于漢族雖爲民病猶特消耗其辛苦所得者於無用之地耳未甞與民爭利目清廷飭令八旗自營生業固將爲銷鎔滿漢計平往日恣肆之習然善營業者終不能以徒手起產而又素無憑藉則其初必以攘奪膏腴爲要矣圈佔之害不可勝算今雖不敢

居其名而**隱患或更甚**。未可知也。舉其近例。如廣州駐防。不願自營生業。嗣復集議。請將省河新築堤岸撥作旗民生計。爰特依上海某報錄其原稟。幷所加案語於左。後復畧論之。

旗民原稟畧云。某讀上諭以各省駐防不習四民之業。亟應另籌生計。自食其力等因。則四民之業。皆旗丁所應習。不止耕種一項可知。上諭又曰。仍將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勒限認眞分別籌辦。以廣旗丁生計等因。則各項實業亟應廣籌可知。上諭又曰。先由度支部迅籌實在的款。以備撥發。勿稍貽誤等因。則安插旗丁至優至渥可知。天恩高厚。稍有人心。敢不感泣。竊維士農工商謂之四民。體察實在情形。廣州駐防。多數性質。**宜習工商向於農家耕種概未之習**。當此人情浮動。款項支絀之秋。似宜因人因地因時。擇其用款較省。集事較易。不勞旗丁分徒之煩。不擾士民向安之業者。遵奉上諭。量爲變通。謹將七難七利爲憲臺陳之。廣東瀕臨大海。山多田少。士民終歲勤動。不足三月之糧。實緣生齒滋煩。田畝有限。似不容易安插數萬旗丁於畎畝之

中。難一。土民力服先疇。安土重遷。即照時價購買非其所欲。必生怨望。似非化除畛域本意。難二。即使逼於官命勉强俯就。何以安插此項賣田賣舍之羣黎。難三。廣東村鄉無不軍火齊備。逞小忿而勇私鬬。設將旗丁散之四方零星耕種。**主客之形勢不相下**。從此多事不問可知。似非化除畛域。主計。難四。廣東鄉村土匪刦財擄人。比比皆是。設令旗丁耕種。自應例禁軍火。何以防衛身家。難五。設令旗丁耕種於附近州縣。必將移民以實省城。既已共作國民。似不必作此紛擾。難六。像墳滅骨之匪。粵人謂之山狗。稍一不愼。輙爲所毀。旗丁墳營附近省城。設將旗丁分崩離析。僻處遠方。照料不時。被匪毀骸。何以爲情。難七。竊擬安插廣州旗丁之法。**除將駐防原有馬廠司地官署兵房各產業分給旗丁外。另將省河隄岸新墳官地數萬井**。迅籌的欵。籌辦各項實業。**逐漸推廣開設商塲**。妥議章程。分劃區域。**按照旗丁人數。按口授地。撥發資**

本廣謀生計。自食其力。世世執業。嚴禁典售。似此一轉移間。旗丁仍結團體。相友相助。爲國干城。利一。永保旗丁墳園廬舍。忠孝之心。油然自生。利二。土民不致賣田賣舍。謀生地方。心怨口謗。利三。免籌遷徙旗丁之耗費。利四。免籌購田之巨款。利五。駐防原有之業。堤岸新塡之地。二者俱係官物。與民無爭。利六。旗丁仍居於駐防舊地。謀生於堤岸生地。則省會堊地。不致空虛。利七。夫七難若此。七利若彼。(中畧)敬求我八旗父老兄弟。認眞指教。更求勸諭鰥寡孤獨年老廢疾人等。安心聽候。切勿妄動。至要至禱。

按右章專注全力。謀取堤岸新地。眼明手快。自爲獨踞。不知堤岸爲粵省獨一無二之膏腴。粵人無量富源。皆將取給於此地。若旗丁唾手得此。又益之以原有馬廠司地官署兵房各產業。仍然團聚省城。其權利之不平。將更較之負當兵義務時。有加無已。漢人縱莫奈何。亦安能泯畛域之見哉。且粵旗地段。原爲前明最繁盛之區。今若併此燦爛華漫之堤岸。拱手奉讓。吾不知所謂同作國民。同享權利義務者。果何解也。

觀於此而旗民之用心可見矣。其言廣州駐防多數性質。宜習工商。向於農家耕種。概未之習。不知彼以何術潛察其素性而能得此亦曰謀利之道農不如商又不如工。勞力之度。農劇於工倍劇于商。已農夫耕一畝獲利止于一。畝雖一粟之微無所假借。顧當夏日。犁田播種。行伏赤日中。泥汗過膝。而或新雨之後。水爲日曝。酷熱如湯。水蟲含毒。時來嚙膚。手足坼裂。疑灼龜背。偶值凶年。至于析骸易子。官租追比。三日一訊。反視工商其佚樂則迥殊。工亦有邪許呼負之勞。苟爲冶匠。雖暑弗輟。熾炭於爐。揚錐持鑿。以冶赤鐵者。然固有屋。爲蔽風雨。若乃編蒲織履之倫。勤勞不爲甚過。所得亦既足以自贍。不犯刑章。吏胥不至其門。商者持籌握算。其利乃又可以由致。巧於居奇。周知市價之貴賤。則赤手可底於千萬。即云販夫賤賈。逐什一之微。析蠅頭之末。而際歲時伏臘。猶有隻雞斗酒。以奉祭祀。況于富者。有酒如淮。有肉如林。出入守令之堂。勢傾巨室。甚或一言以爲科條。雖側目者衆。皆無如何。視彼荷鋤隴畝者。猶臧獲雞犬之不若耳。此僅以大校爲言。如彼旗丁本爲虜朝所優待。又刱業于繁盖華爛之域。按口授地。撥給資本。使與小民爭奪利權。吾見溝壑之餓莩。其將

與漢人爲鄰矣稟中有云適將旗丁分散零星耕種主客之形勢不相下此豈能蕩泯畛域之見者農有主客工商豈遂能勿分主客逆計未來必有**旗商漢商**之別各結團體相排相競雖强顏而**一國之民其實仍敵國而已**而旗商有爲之後質者則必勝工商本相聯屬又未有商基能立而工不競者此其所以焦心苦慮必求舍農而入于工商之途也不然工商非其素習與耕種等夫誰不知而性質獨近之一言果遂足以欺人乎哉已厭其業乃曰何以安插群黎已欲膏腴之地乃曰此皆官物與民無涉抑何其工於狡飾也某報案語誠能摘奸發伏所謂權利之不平將更較之負當兵義務時有加無已對了近日滿人當兵義務獨重之奇論而故揶揄之尤足令倭者緘口耳

是故廢八旗特制陽爲善政而適以濟其恣如此也又不特此如練新軍矣軍宜執于戈以衛民去敵之恣者也今也守私署導前旌不能與外人戰而惟吾民之格是兵且自恣復助在上之爲恣也如設巡警矣巡警所以禁宵小安行旅去盜賊之恣者也今也毆學生擾良家闢徵兵以偵察黨人爲能事是巡警復助在上者之爲恣

也兵與巡警何敢恣政府實有以導之也惟政府之恣則善政且爲惡政況乎其尙不憚明目張膽以行惡政邪夫民不忍長任政府之恣肆而此之政府又爲異族之政府故既曰種族之間非由革命無以解決者勢也　**則以政府恣肆而革命乃不可以已者亦勢也**

### 第三　外人覬覦不可以不革命

吾嘗謂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未由良以木必自腐然後蟲生外人之所以敢覬覦中國者以中國政府之敝敗也顚覆政府當以兵力去其敝敗而瓜分之途塞今有人曰外人不以中國革新爲利故革命適觸其忌此必無幸不知爲此說者徒自文飾就而詰之其術乃窮

今試問論者不主張革命能幷勿主張立憲耶如曰主張立憲則問立憲非以企革新之業者耶外人不利革新其必懼中國革新之後百事振起彼將無能竊盜其土地權藉而已若由何道以底革新彼不必問也立憲既仍以企革新者外人視之固與革命無二曷爲主彼不主此乎如曰立憲兩字祇用以爲粉飾太平之具或幷勿

主張立憲則問不主張此者徒以革新將召瓜分速亡中國耳然不革新矣豈又遂能救亡邪外人所以樂存此舊政府以其爲桃梗土偶便於竊盜謂竊盜不足以亡中國愚又甚於孩提之童也且以竊盜亡中國者外人則不費一矢不煩一卒周旋揖讓而已取之于囊中若其明建瓜分之策斯不得不以兵力相向國人雖弱邊圉雖虛猶非是伸一脚而能踏破之者待其殲除四百兆人縱能以一鍼十計其僵尸已當千萬俄人嘗以書答成吉思汗曰信君之必能取俄也惟終當以劍來古魯家統領謂英首相亦曰英之欲得脫蘭斯哇吾固視其早晚能成此功然終不可無代價嗚呼何其傲也等是亡國吾猶將舍彼而取此今有人曰革命軍起於外人之生命產業設有所害彼迺得以藉口是特懸想非能證實但使司軍者行伍秩然雞犬各安其宅則危機不兆去年萍醴之師今歲欽廉之役無西無東皆濡丹染墨以爲紀載讚嘆其軍律紀之整肅比于淸兵則爲遠過日本諸報多有宣言**以人道爲革命吾人決無加干涉之理者**亦見忠恕之道存乎人心取鑑往事無足慮者若曰不需藉口彈丸則發微論公法相維有所遮遏即謂法由人造

本無定例。可以推尋。而均勢之局。莫敢先破。自非至愚。未有冒萬國之疑。而能悍然不顧者也。況誠不幸適如論者所憂懼。有一國焉度其兵力之厚。靡堅弗摧。將欲以無道行乎中國。則所謂不需藉口者。逆推今日以上分秒微忽。既無時不可以發難。而其於立憲革命更奚所擇。謂其必待革命軍起者。又何爲邪。復問最近一月間英。法德日密有瓜分之議。夫論者豈不以爲及今立憲。庶不召此。則數年來中國方事預備。朝野汲汲。固知以此爲急務。而斯議何以適起。聞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陰於日廷力持異議。然其懷抱政策。不過懷脣亡齒寒之懼。未嘗以立憲故始得保全也。此邦達識之士。每以中國自强相期望。則亦有代策革新之業者。而主革命者半主立憲者亦半。某氏演說。且謂**革命與立憲皆足爲利。祗望早成。**是更以一人兼主兩說。彼原弗能熟察滿漢交鬨之內象。故猶以立憲爲有利耳。不必深文以爲旁觀者責。然如論者言外人之於中國。必深惡革命。而贊立憲者。吾又不論其發言之劵果何在也。

以上所論。詰難革命將召瓜分之說。然猶未可曰惟革命乃足以杜外人之覬覦也。

乃嘗求其覬覦之初心。實在甲午一役以後。康乾時兵勢方盛。俄猶敗走。降及鴉片戰爭。安南戰爭。弱情漸暴于外。而大局未至動搖。外人固未敢輕唱分割。朝鮮事裂。東爲戎首。黃海交兵。隻輪不返。於是清廷之弱。始軒豁呈露。無復餘蘊。政府自懼。則有百日改革之變。而外人亦始亟亟謀我矣。是故以中國之弱而生覬覦者。必以中國之強而後能自息。中國之強。不能望諸政府。此固別論所屢詳者。且外人初利其弱。今亦漸厭其弱矣。初利其弱者。思以一己獨占其利耳。漸厭其弱者。終知無可獨占之道。而有均勢。復慮均勢之不可久。而釀劇戰也。然中國不能自強。則一已之覬覦亦不能獨息。戰爭之禍。終不得免。（如日俄之戰即其前例）此非惟中國之不幸。抑又各國之所憚也。故爲中國計。**惟革命足以自強。惟自強足以息列國覬覦之心。**而爲外人計。**亦惟望中國自強。乃可羣息覬覦。以免戰爭之禍。**然則吾謂以外人覬覦故而革命宜愈速者。**又勢之易見者也。**

## 第四　蒙回藏不致分離

某氏論中國不能革命之故。謂新舊政府相遞嬗時。蒙回藏必皆乘機分立。其立說絕武斷。夫以蒙回藏者。爲滿人獨有之附庸耶。抑滿洲相連之與國邪。滿在則臣服。而獨攜貳於漢。此何心也。推其所由。則曰漢人之兵力不能驟及蒙回藏人。是三族之服清。服其兵力而已。極而言之。清承累代之餘威。其聲靈則猶能遠暨於三族而已耳。然試稽其言。符實與否。西藏**久已實服。實非滿洲兵力所致。**故此論可以施蒙回。而既不足以概西藏。清之兵力。其先誠能震讋蒙回二族者。若在今日。已亡其本來剽悍之氣。惰游卒歲。復多嗜罌粟以隳柔其筋骨。內憂漢人光復之義軍。外憚晳種憑陵之悍卒。使蒙回騰趠奮興。而求分立。**亦未見其兵力遂能驟及于彼也。**且論者不云乎。彼方日疑清朝大皇帝之威。不如昔者可畏。而英俄之兵力。步步入而相壓。足以生其搖動恐懼之心。駸駸乎有脫離此弱者。服從彼強者之心。信如是也。蒙回固惟強是從。清不足以敵英俄之強。則從英俄而漢既覆滿。兵力雖驟不能與英俄等。然以擬清朝今日。則必有加矣。蒙回

之視漢安知其不以爲强者而俛首來歸邪且論者又不云乎彼以宗法社會民族思想之故方有**排滿**掠漢之心信如是也原其所排者固不僅在漢是漢人即終不代滿彼且必有離叛之一日矣然不叛於清朝兵力至弱之時而謂必叛於漢之兵力已足代滿之日彼縱顓愚其立策之疏或不至此若曰彼於滿漢兵旣未解時即謀獨立者則是蒙回二族善能待勢其所討論服從舊政府不服從新政府之關係旣已破碎滅裂歸於何有然信如是也可乘之勢亦多矣最近庚子一役聯軍入京虜酋播遷宗廟成灰壇坫牧馬雖朝夕行樂之地亦復不保當此之時使聯軍統率瓦德西得逞其志進窺關右則所謂取滿洲而代之者一搖左足耳蒙回顧戢戢未嘗少動何也豈其又必於滿漢交爭時則然於他族則固皆否者邪若曰新政府建後必使蒙回藏操中國語以是乃致分裂則設使新政府有他術以馴致之者此因必無爲而起然建設後事非本論藩籬所及論者有曰必乘其倘在服從而未脫離之際即以中國語條件行之**彼之排滿猶是排漢**此亦論者所已知安從偵其必毋生變不即以此故而求脫離乎且兵力一節與戰爭未已時分立者皆如前破

則新政府建後。暫未行此條件時。萬象未更。亦不得謂其非尙在服從而未脫離之際也。際會相等。曷爲滿洲行之安于盤石。漢人即不能效顰其所爲乎。稍遇抵抗逆知必有論者爲滿人計。即以强制行之。亦不失爲愛人以德不以姑息之義。假令漢人行之。斯遂無效邪。抑豈漢人而行强制。即爲悖於德者邪。吾不意滿漢之不相及夙至于如是也。若云服滿既久。能消抵抗。則論者前言彼有排滿之心者。爲不然矣。且惟以久服。故不忍行抵抗。則必其愛滿洲甚者也。信如是也。宜自滿洲以外。雖有强者皆不肯服。論者以此謂其不服漢至當。已然。誠以此不服漢者。亦必以此不服英與俄。論者又復深憂豫慮。以爲其方日疑清朝大皇帝之威不如昔。而有脫離弱者服從强者之心者。何爲也。要之論者之於滿洲。既欲力護其能力如彼其宏。於漢族又欲力言其短於彼。於此苟思自申。而不復檢前後之互駁。幾何其不與日自挑戰者同歸一轍乎。

此皆就蒙回藏言之耳。我之待彼果將如何。亦非本論所必當致詳者。前者章太炎先生暨吾友精衛曾一及此。論者則剌取之。强分爲壓制策。分立策。聯合第三者。而

各致議議以爲皆不可行。今姑就此略爲辨論。其旨仍歸於所自標**蒙回藏不致分離**。而已。若語設施次第。太炎先生著中華民國解頗詳論之。

論者以第一策爲壓制策者**妄也**。太炎固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非美國之視黑民。若意蓋謂苟能同化則不效美國徒以空言相欺假其不能有分立（此從論者定名）耳分立云者猶非美國之視黑民若明甚也今論者介于其間。別立一說曰然則現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此可謂工於虛構者矣。夫太炎斯語僅望其同化非曰相强同化以後即與漢人無異。尙何云策所望爲虛則是終不能同化而後乃不得不以策對待之此之爲策分立一策也壓制固亦一策也。太炎尙主分立絕未嘗稍言壓制徒以壓制者戾於人道之極。則耳論者强基於此而爲駁論雖十萬言譬則無敵而放矢。**藉云中的。非中敵矣。**

其第二策論者謂之分立策。則爲之說曰。於是中國固有之一統土地必當分裂爲數國。蒙回藏地各爲一國。與漢人所組織之國家彼此不相統屬使漢立於蒙回藏

之外。而行此內部瓜分之計。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囊中。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粵。而漢人之土地亦將不保不知分立者雖各立元首非必曰爾爲爾我爲我也。太炎固曰縱令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復突厥花門之迹猶當降心以聽以爲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舉敦煌以西之地以斷俄人之右臂者則雖與爲神聖同盟可也**觀其所重在玆數言是猶逐鹿而爲犄角之勢雖名曰分實可提携以禦外侮此則兄弟析炊之類苟非以積釁及此其情好無閡復見同居尋仇分離則釋者往往而有釋怨則則必脩好如初矣回民之恨滿洲者深特以漢與滿合視若無別而漢人有代滿洲以理其政者遂不無稍踰其限使漢人一旦滅滿彼見我之所以爲仇者亦即漢人之仇也方當賡賦同袍之詩斯則既可無怨於漢矣我復取其見奪於人之政柄還歸掌握曾不以毫釐之微擾爲已有彼亦猶人豈無心肺若此而謂猶必掉臂自去相棄遺如脫屣然未之有也回疆與俄犬牙交接非有與國將無頃夕安枕惟漢人亦虞强鄰之逼久思有篤信果

殺者相將而立以覆翼東方之平和回民天性誠懇夙又富於敵愾之氣與其强施干涉推刄無時名合而實攜者毋寧實離而名剖之爲愈也至言蒙回之程度不足以自立一國與漢既爲同盟假之良材以爲彌縫其缺亦責任所應有者耳且夫爲策固非局於此也前語論者蒙回藏**實不必有分離之道**（十七八頁）即令後來不符繼此**猶無分離之實** 統籌大局未睹傾危夫何希蹤美利堅之故步困以爲雄邪

第三策論者所稱聯合策是也精衛之言曰彼滿族者於漢人光復中國之後非爲元胡之窮遯即爲五胡之戢服苟其戢服以期限制度施之固無損於漢族而有利於彼族者至於蒙回藏諸族則久已服從於中國雖心志能力未能遽同於漢人然即使與漢人平等以爲政治上之競爭固亦無害於中國則雖無期限制度亦未爲不可也論者糾之乃謂尙欲以期限制度行於滿族不能即與漢人平等而蒙回藏族反不必豈以滿人文化不及蒙回藏人乎嗚呼嘗謂某氏不善讀文論者抑豈又其屬與文中明言蒙回藏諸族久已服從中國故雖心志能力未能遽同固亦無害

云爾。是即明言滿人新創之餘。冤念未息。挾嫌搆隙而以討論國是。爲害滋多。彼三族之於滿洲其心志能力非能相尙若其與漢人憑陵不下者則獨滿洲而已程度之害既爲較淺故設期限制度亦有先後緩急之分也論者所憂國會中用語條件。前所畧破。特前謂雖君主立憲國。猶不能行。今玆將曰。雖民主立憲行之。猶可無窒也。至論者復謂本無君主民主之關係但有新者舊者之關係此亦已辨者（小字注）行之奈何曰蒙回藏語不妨兼用而不欲久蒙回藏人未通中國語時其於中國之政情民俗本無所知在議院發言必有獻替亦各限於其邦土而止必無能以莠言亂中國者勢也乃令之曰同理一事而各局於偏遇使蒙回藏人未能以涉中國之政則非平等矣自今以往其各選俊良遊學中國歲定若干人務使閭閻細情盡無隔閡然後乃已夫此豈不誠爲彼謀彼且自隘其見之末周聞之而反怒者將無其人游學已久於其風土繁頤誠有所知乃曰未通中國語吾不信也是人而返其鄉其才與識既皆卓越餘者他日必膺議員之選寖假求議員者衆則遊學者亦衆不能盡登議員或已爲議員而期滿復退者復利用其閑散以濬導鄉人三十年後國會不聞龐雜之語五十年後三族已無程度之後人

於是民主立憲國基益奠不憚漂搖而方其布施籌劃絕無強制當亦爲人道之所許矣惟尙有當言者　**國會雖不用蒙回藏語後其於蒙回藏本土者仍不禁止非如英之待南非俄之待波蘭法之待南越盡廢其本來所有之國語也**此則專爲利便計其決不**以此致召分製**可斷言也不然將以此區區而召分裂亦必不能舍此而遂可羈縻縶維之者**滿洲不已操中國語乎**漢人脫離之心何以不滅是知怨讎不解雖同操一國語分離猶所不免反之無怨即言語稍歧調和則猶非必甚艱已故曰　**蒙回藏而誠欲分離雖君主猶不能制其必以革命爲有致其分離之道者言實不衷夫勢也**

## 第五　現政府兵力不足畏

兵法曰知彼知己而知彼爲亟清朝兵力絀於歐美此無待言或謂撲滅義軍猶有餘力者惑也清兵初重八旗至金田變起征討之師屢有逃潰知旗兵不可恃乃悉

罷斥而募集民間以有湘軍淮軍之制則今之戮力疆埸者旡慮皆漢人也私鄉之心無人無之吾聞湘軍撫獲敢戰才涉鄉土則不肯奉命將帥令嚴乃往往有倒戈者淮粵諸軍勇敢亦次至不自殘桑梓曾無稍異故一省有事推而至于一府一縣必檄他處戰士以資指助若革命軍彌布全國並時發難雖虎一嘯而大風四合彼欲易軍代勦則巢穴已虛憂爲敵乘擁兵不動則人心瓦解難于撫拾其有必敗之勢一也且將率平日剋薄少恩月餉幾微又加剋扣衣食自給僅免凍餒或有老母在堂寡妻居室幼子尚賴繦緥以活者永夜自歎怨荷戈去親之非計弗如樵人漁子猶得優遊自養以終歲年而其於軍主將之與軍人苦樂迥殊應對一不當意則荆楚立至縱當利鏃貫耳毋少假貸所不急去者徒以當立分寸之功起家行伍爲宗族光寵然肉薄鋒鏑數瀕於死雖日斬搴旗功徒爲上耳即如湘淮已平髮亂滕加裁撤游勇始爲患矣山東某營卒嘗語余曰吾實逃勇今以無業復來歸者吾於甲午戰事曾隨某統帶爲前軍其與日人戰瘡夷已甚爲敵軍所獲者療炙備至匍匐而歸營者乃反以退卻行戮吾友數人吾即親見其彈去支體歸遂斬首其實未

斬時氣息僅屬焉耳是以非降即逃吾亦與十餘人偕逃自以爲未嘗降猶無過也故今日之兵所存者率市井無賴稍有氣骨者皆逃亡變業彼井市之徒無可家眷則姑委身以謀得食孰甘致死授命一遇敵散矣於外人之與義軍奚有所擇夫威酷而恩濟此又所謂必敗之勢也更有甚則者自大將以下挾妓轟飲殆無虛日士卒至有深宵呼唱或爲摴蒲之戲此稍知軍情者所能言偶觀操式睹其擊鎗列隊率多傴僂若不勝者令發鎗聲纍纍弗繼軍衣黯淡僅辨顏色此在江南爲甚燕楚軍容頗有荼火之觀實則紀律頽廢均無以愈平居若彼曷怪其戰後驕姿而淫殺刦掠擬於劇盜爲有加乎民心日離而不附則又必敗之勢也革命軍事故非今所宜言特上舉三弊滌蕩無餘所自信者是惟**惟有敗之勢吾故能操必勝之劵耳矣**或有疑之者曰於後二者固知不誣其若既遇鄉人則舍敵弗擊當亦猶是曰**所處之地不同也**革命軍者期於光復故國顚覆暴政不達其望死猶當化厲鬼以擊賊者**有正鵠懸乎其前赴之而**

**已壓之以威弗爲動也紿之以情猶弗爲動也**寧弗愛鄉人所愛有大於鄉人者耳其爲虜軍貪功邪崇爵固者所絕分生今之世雖爲虜君效忠無靑簡之名其來也本以飽食爲志生命將奪抑又何戀且愛鄉人誠不如愛獨立若夫徼功殉名則又不如愛鄉人之爲明理而好義者矣審乎此則優絀之數不難豫決而虜朝之兵力爲不足畏無他買生有言**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由前三說所謂不可以不革命爲大勢之所迫者也由後二說謂勢之可乘未嘗不可以革命也然吾之言勢徒以世之人皆好言勢故出於無已耳不然者人覆吾國而吾思報義非至當耶暴君肆於上富人淫泆而不知返人所惡也今將摧夷其等級非所謂大公之道耶函是三義吾人之所以爲革命也既於革命之理無所致疑而曰勢不可而已遂復過自沮喪翻然引退此其恇怯直何事皆不可爲亦惟任人牽掣爲僇民以終身不亦悲夫吾黨所與國人交勗者循我心之所安而行勢其末也齊人之言曰不如待勢此爲庸人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將以造勢爲能豈其反

爲勢之所束縛乎哉



# 斥新民叢報駁土地國有之謬

太邱

「歐洲自十八世紀。貴族與平民相軋轢。遂生政治革命。法國革命以還。各國受其影響。政體不變。而政治漸趨於平等。十九世紀。富族與平民相軋轢。遂生社會革命。此其主義。蓋欲使經濟趨於平等也。然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世之抱疑於社會主義者。亦猶昔日歐洲之神聖同盟。欲沮抑民主政治思想。以濟其私。然其私卒不可逞。歷史上亦既明以詔我矣。況如社會主義。漸即於科學的研究者耶。」頃見新民叢報。有「再駁土地國有論」云者。誤謬不勝枚舉。梁氏初震驚社會主義。乃紹介之以自矜其奇。嗣見惡於民報。又故抑之以自寫其怨。所言無一當於人心。甚或欲助資本家以壓勞働者。悍然畔於人道而罔或顧。而其病則坐於懼外資。至忘與其前論外資之利者相矛盾。民報十二號。辭而闢之。亦既瘉其病矣。今復肆行剽竊。欲試其困獸猶鬬之技。摭拾計學（包經濟學財政學而言）一二端。以自文其陋。而不知其援甲攻乙者。實出于一源。引乙證甲者。又謬以千里。所懸揣之

方案。所援引之事實。拂人情。戾學理。鹵莾滅裂。自欺欺人。茲爰就管見。一一糾正之。以解梁氏之惑。並與世之有識者商榷焉。吾嘗有言。反覆無常。莫梁氏若。若以反覆爲進步。則非吾所敢知。以反覆如是之人。吾又安從與言。然知而不言。又恐其惑滋甚。無以自解。轉以熒無知者之視聽。爲吾民蠹。則糾正之者。亦吾人責也。嗟夫。梁氏本不足訓。所冀藉此以與我邦人士。從事研究此主義。闡明其理。眞理愈明。則其去實行也近。是余之意也夫。

## 緒論

茲篇論旨。本對於新民叢報。起其膏肓。亦即與我邦人士。商其方略。揆情度理。務求協於人心。而其範圍。則以論土地國有爲限。就梁氏之謬點。一一糾正之。復計立言之便。分爲三節。第一。論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與土地單稅論之善異。第二。論吾人之土地國有方法。與他之土地國有論之差異。第三。論吾國行土地國有之易。末更媵以附論。並梁氏之節外生枝者。攤夷而廓清之。

## 第一節　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與土地單稅論之差異

梁氏嘵嘵致辨者則曰土地單稅果足稱爲善良之稅制否乎是也夫租稅之爲善不善亦正多說矣語其不善則曰「租稅者強取諸民掠奪其與生命等重之財實殊悖于理且人民之怨謗多緣聚斂而生與國家之治亂安危關繫甚鉅又其甚者則弱一國之生產力抑制生產妨貯蓄殺資本尤其甚者則使人民之道德日趨腐敗巧於遁逃習爲隱慝蔑視德義斫喪廉耻故租稅者不良之物也」反對論者則曰「吾人所望於國家者寸絲斗粟不取諸民寧非幸事然而不能者則亦有故蓋吾人建設國家認政府之存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如是則其費用極繁維持之之費用以財產爲必要不可缺之條件固無所於疑也而其費用如現今社會之狀態舍取諸租稅外別無良法是則吾人認國家之存在同時又須認租稅爲必要不然是如不給與食物而欲求動物之生活也豈可得耶且國家所取諸民者還爲民用又如官業固用於生產的而非用於消費的者故租稅雖爲人民所最嫌惡然在適當之程度取之於民以維持國家之生存發達固有其必要者或稱租稅爲可厭的必要物殊非無理也」由斯以言則國家存在以上必須維持其

生存發達。固也。然所以維持之之費用。則曰恃租稅。然租稅不得已之事也。故與其重稅毋寧輕稅。與其輕稅毋寧無稅。若云無稅。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庶幾能臻此域歟。梁氏驟聞此言。必將舌撟而不能下。曰天下寧有無稅之國者乎。此吾偏繙財政學書。所未嘗或覩也。吾且告以勿驚。吾將徐徐有以誨之。

夫租稅之必要如此。而其不善又如彼。假既認租稅爲必要以上。則甄別其良否。以爲受舍。亦國家所宜有事也。由是而租稅制度起焉。而租稅制度中。復有單一稅複雜稅之別。單一稅中。復有所謂土地單稅制者。梁氏亦能涉獵及之矣。梁氏既以土地單稅爲辨。則須略言此學說之沿革。然後示以吾人之方法。復徵諸吾國之事實而加以正當之判斷爲梁氏之謬。可立見矣。

土地單稅論。肇自十八世紀法國重農學派所唱道。其言曰。「凡財產中土地實唯一之富源生純收入之財產。獨土地惟然耳。若他之生產業。祗有對於資本與勞力之報酬。此外不生餘剩也。而土地之耕作。（即農業）通常除去資本之利子（息）與計給勞力之賃銀（庸）外。尙生餘裕。此餘裕即純收入。得此純收入之財產。舍土地

莫能致也。此餘裕雖因土地之生產力。而其高下有差。然凡土地而不生此餘裕者。殆無有也。故政府課稅。當以課於唯一土地之地租。」此學派之巨擘。法國卻斯黎是也。英國經濟學者理嘉圖氏亦云。「地代（租）者餘裕也。地代者因社會之進步人口之繁殖。農產物之價格騰貴。有自然增加之傾向。地主可不勞而獲此地價騰貴之利」。其言與重農學派若合符節。反對論者則曰「誠如重農學派謂土地為生純收入。理嘉圖氏謂土地為生餘裕者。則政府盡役收其地代。亦不為苛。何則。是對于資本勢力與以相當報酬之餘剩也。果爾。是以土地為國家之公共財產。而破壞土地私有權也。若在往古。以土地為共有財產之際。誠如所云。然非所論於今日也。蓋今之為地主者。率非所有自然惠與之土地。皆以相當之價而購求之者。其購求者。或以貸于人而得地代為目的。或自耕作。於資本勞力報酬之外。更得其餘剩為目的。若地主不得餘剩之利。則其購求亦必以低價。故現今地主非與以相當之報償。則不得以土地為共公財產。沒收之而盡收其地代也」然重農學派則非在徵其地代。而在徵其地租。其言曰。「課稅宜惟以土地。何則租稅無論如何展轉遷

流。其負擔終歸于地主。則何如竟課于。地主之爲愈所。例如課葡萄酒以消費稅。葡萄酒之價必騰。其所以騰之故。以葡萄酒之販賣人。寓其稅於價而販賣之也。雖然。因其價騰。消費遂減。葡萄酒之製造額。亦隨之而減。由是而葡萄園主。竟不得不減其生產額。而蒙其損失。是課于葡萄酒之消費。非終歸于園主之負擔耶。由此推之。若羊毛稅。若煙草稅。若其他消費稅。及課于製造家或資本家之稅。無一不歸于土地所有者之負擔。夫一切之租稅負擔。既終歸于地主。則課稅于他人。與課稅于地主。其結局之負擔一也。是以種種之名目。課稅于種種之物件。非徒無益。且又擾民。故曰不如直接賦課于地主之爲愈也」反對論者。則曰。「假使租稅負擔。展轉遷流。必終歸于地主。則其說亦非無理。若租稅負擔。非必歸于地主。則其前提已誤。其結論即不得不謂之爲誤。彼謂消費程之負擔。終歸于地主者。殊不適實際之狀況。何則。在于今日。關于租稅負擔所歸之原理。萬難與以畫一不動之定則。即租稅之負擔。因需要供給之狀況如何而有異也。今以課稅于葡萄酒。故而葡萄酒之價騰。縱令價騰。亦不得謂緣是而必減其需要。抑需要之增加。因時之狀況而定。故價

格騰貴。不得即謂其强減需要。又强減生產額。從而歸葡萄園主負擔其損失也」

法國福祿特爾。亦著一小說。以譏土地單稅制。其大意謂「行土地單稅則幾剝地主歲入之半。而地主遂淪于慘境。其以動產收入營生計者。則大富裕。而可免租稅之負擔。」然主唱單稅者。駁福祿特爾此論。其言曰。「如論者言。謂以單稅特課于土地時。其以動產致富者可免賦稅。此其言誤也。何以知其誤。舉例以證明之。爰有某財產家。假定其資本爲貨幣。年得五分利子。而國家徵收其五分之一。以爲稅。故其純歲入僅得四分。若一旦改稅法。廢其租稅。則某之純歲入當爲五分。然前日其利子名爲五分。實際上得四分者。本由資本家之競爭而定。故一旦廢其稅。實際當得五分。又忽以競爭故。名實當共跌爲四分。反是假如設置新稅。特課之于地主。絲毫不及于他。則金利當依然無變動。然若以其一部分課于資本家。則金利必將騰貴。故使資本家納租稅。與不使資本家納租稅。至其實際之負擔。毫無所異也。若以課于資本家之租稅。變爲地租。則實際之負擔者。與一時之負擔者。數年間共被其利。而地租可免租稅。租稅法不能免之弊害。」按其意以爲無論如何租稅。結局終歸于地主之負擔。而資本稅則可轉嫁。地租不能轉嫁。若課稅於

資本家。展轉遷流。其負擔終歸地主。資本家可免負稅之實。則不如直接課稅于地主之爲愈也故其利倍大也。」反對論者則曰。「斯言固奇巧。雖多少含有眞理。然亦不免失之于偏。此等論者。實誤解租稅負擔歸極之原理。租稅負擔之原理。非如論者之簡易。實爲數多複雜事情所支配所制馭。非能生一定之結果者也。」法國波留氏。關于此點。尤詳爲辨論。以明租稅負擔之原理。其言曰。「課稅于資本。（即以資本總額爲標準而賦課之者）與課稅于歲入。（即以其利子之多寡爲標準而賦課之者）亦均有利子騰貴之傾向。故動產稅之事。頗緻密之論題也。在法國戰亂後。課三分之稅于動產之歲入。証券之價。緣是騾跌。雖然。特此以謂利子必騰貴者。未能遽斷言也。夫不課稅于不動資本。（即土地或製造所等）而課稅于當流動于市場之流動資本時。則應于其稅額。而有利子騰貴之勢。亦所不免。然此祇爲勢之傾向。非能十分見其成績。況欲即時見其効驗耶。此傾向之發現。其勢常徐而非疾。其地常偏而非全。何則。假令資本家雖非負擔租稅金額。亦幾分負擔之。又雖非永遠負擔。亦暫時負擔之故也。譬如資本之利子爲四分。政府更課一分之稅于資本時。全國利子。當無一般騾騰至五分之理。當是時。貸者雖力避其負擔。然四分之利子。一旦騰至五分。貸者

亦條減少。則資本之需要。亦從而減少。或謂果如是。貸者亦當從而減少。蓋貸者以內國新課稅。故利子緣茲減少。必有欲移其資本于外國者。是也。雖然此爲非常之事。能爲之者。獨有才識之資本家或冒險者惟然耳。其餘庸衆。利子雖跌。其欲致之遠方。寧欲置之近域者。恒居多數也。由此觀之。縱課雜稅于資本。亦不能使利子驟騰。至與其稅額相等。蓋當此時。利子雖有多少騰貴。然決不達租稅金額。而其負擔。必至分諸貸者貣者之間。廢其資本稅時亦然。利子雖跌。必不能與其稅額相均衡。亦必貸者貣者互爭其利。遂至分其利于貸者貣者之間。(少亦暫時有然)固無所於疑也。原夫經濟現象之爲天理所左右。非如物理現象之爲天理所左右之易也。經濟現象。且多少受人心之制馭。因競爭而受其左右者。事所常覯。見天理之効驗常難。抑重農學派之土地單稅論。尤有惑焉者。即彼以爲廢百般之消費稅。專課稅于地租。其地租全額。殆與廢稅全額相等。縱令百物價騰。地主亦無所損。是也。假其如是。則一國孤立。毫不與外國交通。經久或得見如斯景況。有如日耳曼經濟學家翟秋年言。一國孤立。毫不與外國交通。則悉廢消費稅而爲地租。地主亦當無所苦。消

費者之財力。亦當無變動。故廢消費稅後。人民得以從前之價而購物品。又不得不購。而物品之需要當無變動。又廢消費複稅而爲土地單稅。果使得以新稅悉歸于消費者之負擔。（此即得以地租悉轉嫁于一般消費者之說）則地主之利益當無變動。物品之供給。亦無變動。誠如是。則地主可不因改革稅法而蒙其損。消費者之位置。亦與昔日無異。何則。其情形相同時。則直接單稅之賦課易。與其徵收費少。遠非間接複稅所能比也。祇地主有一時之困苦者。例如凶年失收是也。然在今世決不能以一國孤立天壤間。抑彰彰矣。百年以來。外國貿易漸次擴張。資本往來頻繁益甚。一國既不能孤立。則不能如論者之想像。明矣。夫諸國之財政。法度各異。又緣是而影響于實際不少。雖廢消費複稅而爲土地單稅。然非課稅于外國輸入品以補償內國地主之新負擔。則內國地主。不能以斯負擔轉嫁于消費者。得與前相均之利益。何則。外國地主之負擔。決無如內國地主負擔之重也。例如廢葡萄酒類之輸入稅小賣稅等而以與之相等之直接稅。課于葡萄園主時。若欲使園主保其從前之地位。則自不課單稅于土地之國輸入之葡萄酒。不可不課以同額之稅。不然。則外國之葡萄酒。以低價售

于內國。而內國之葡萄園主。當悉負擔新稅也。原夫租稅負擔歸宿之源。頗涉複雜。殆有若干難解者。以經濟之理。非轉瞬可見其効。故自舊制之効驗廢至新制之効驗生。相去之間。必歷有年所。世往往以凡百租稅。歷數歲月。即歸正平。蓋以社會構造。自然歸于至宜。例如課消費稅。則賃銀必增加。課稅于資本之歲入。則利子必騰貴。課稅于土地。則地價必減。至使新買土地者。得相當之歲入。故設置新稅伊始。雖爲不當。然數年而往。殆無不歸正平者。何則。受其弊者。或消滅。或因賃銀之增加或因利子之騰貴。以得補償之路故也。雖然。至得此平均時。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間受一時之困苦。至不能補償者。亦事所常覯也。」案波留氏此言。有須辯者。即其言本對于土地單稅論而發。非所論於土地國有也。何則。行土地單稅。則以租稅全額責於地主之負擔。苟地主不能以其稅轉嫁于消費者。是獨苦地主。至生不公正之結果也。使地主即欲以其稅轉嫁于消費者。然以輸入品價廉。仍不得不負擔新稅。亦不公正也。輸入品何以廉。則以內國之稅重故也。若土地國有則不然。何則。土地國有後。其租稅全額。非取諸地稅。而實取諸地代。夫國家既爲地主。取其地代以

抵一國之租稅全額是國中悉無租稅矣既無租稅即無容外國輸入品競爭之餘地爰舉例以明之。假定租稅全額爲百萬而地代總額爲二百萬。若行複雜稅時。徵二十三一。以爲稅。其餘則課之于他則地租總額應爲十萬。然廢雜稅而行土地單稅時。以租稅全額。悉責之地主負擔。是徵其地代十分之五。誠如福祿特爾言。幾剝地主歲入之半也。當是時假使其國孤立不通往來。地主得以其稅轉嫁于一般消費者。憔悴當不如是之甚。然以外國輸入品價廉故。其競爭之結果。消費者可力避其負擔。則結局獨地主蒙其害。故曰不公正也。反是行土地國有時則租稅全額悉取諸地代而國中悉得免稅。以無稅之國與外國競爭其孰優就劣不待智者而知矣。且也輸入品以價廉故人民競購求之。如是則可大減省人民之消費力。以其消費所餘積爲資本。寧非國家之慶耶。波留氏言所以必須課稅于輸入品者。以內國稅重而物價騰。外國稅輕而物價賤。以其賤者與騰者競。則人必舍騰者而趨賤者。勢必至理固然也。人競趨其賤者。賤者之需要遂增。競舍其騰者。騰者之需要遂減。以其減故。則地主終不能免其負擔。是地主獨蒙其損也。故課稅于外國輸入品者。

所以保護內國地主也。今以國家爲地主。其益也國家受之。其損也亦國家受之。則課稅于輸入品以保護地主之問題末由生矣

綜上諸說以觀。足知重農學派之說。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殊非同物。何則。彼以租稅全額責諸地租。吾人則以租稅全額取諸地代。梁氏持重農學派之說。以非難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豈非謬以千里耶。而單稅制所以難實行之故。厥有二端。一曰不普及不公平。二曰不能充巨大之經費。此亦梁氏所津津樂道者也。然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衡之。則此理由可不攻而自破。今以立言之便。其第一理由。則於本節論之。其第二理由。則讓於第三節論之。但於此須先置一言者。卽吾國行土地國有。可斷言無不能充巨大經費之患。以此事須徵諸吾國之事實。復須比較各國之事實。不能妄爲臆測。梁氏故意顚倒錯亂。匿多報少。增少爲多。此眞盡役之所爲。吾將詳舉確證以暴其奸。亦以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果足以見於實際。非徒責梁氏知愧已也。(大凡論事。必須求實。不知而言。猶曰臆測。知而故顚倒其事實。是謂詐欺。梁氏連篇僞賬。吾不知其果知耶。果未知耶。若云未知。吾將有以誨之。若云概知。則其詐欺之罪。吾亦以付諸世之仲裁。)

租稅之原則有八。（此從師說也）其公正之原則有二。曰普及。曰公平。何謂普及。即在國家團體生活內之人皆負納稅之義務也何謂公平。即納稅者。無或重或輕之弊也。而土地單稅制。果能不背此原則否乎。據波留氏之言。則以外國輸入品競爭之結果。其地租終歸于地主之負擔。其不普及不公平固不俟言。然此獨行土地單稅制惟然耳。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不特可免不普及不公平之患且見其利。梁氏以重農學派之土地單稅論與吾人之土地國有論混爲一談。失之遠矣。今舉其論不普及不公平者如左然後加以糾正。

（原文）若土地單稅制行則土地之外無復有稅除直接利用土地者外無復負納稅之義務則其結果必至如吾所云富豪階級絕不納稅即納矣亦不過百千萬分之一而惟此哀哀之小農常戴五分之一重稅於其頭上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農民何辜乃授命於此惡政府也夫如是則豈惟財政即全國經濟界亦將釀大混亂而國可以底於亡矣此彼報所持主義不能成立者十一也語至此則彼報之土地單稅更無復半錢之價值矣若彼猶不肯懺悔而

欲强爲說辭也則惟有曰干地所生產之物凡以供社會一般人之求國家所取於彼之租稅彼得而轉嫁於消費之人一國中無論何人不能不仰土地所產物以爲養則是亦間接納稅也此即重農學派土地單稅轉嫁論之說也此說在今經濟學上財政學上已無復價值不多續辨然信是言則一國負擔既全落於農民之頭上國家之經費愈膨脹則所責於其負擔者愈多農民欲轉嫁其負擔則不得不昂其農產物以求償而彼一般消費者固可以別仰供給於國外之農產物而國家莫之能禁也豈惟農業其他亦有然則外國品滔滔注入以與內國品競爭我農民將貶其價以與人競耶無奈贏負此厖然莫大之國費於其肩背生產費緣此大增貶價則將不償其生產費是無異自殺也不貶價則在市場上無復過問是亦無異自殺也於彼時也則惟有廢田不耕相率向政府解除租地契約政府所有土地一旦供過於求而地代價格因以驟落而財政之擾亂愈不可思議矣夫國家取諸民而不惟公平之爲務乃專責負擔於其中之一階級則其展轉所生之結果非致國家破產而不止也此

彼報所持主義不能成立者十二也

此段前提已誤結論亦誤推其結論必將曰租稅即爲亡國之媒則梁氏亦何必嘵嘵言租稅耶。論其遠者。梁氏或不解。今試就梁氏一身以喻之。譬如梁氏設一新民叢報支店於上海。復置腴田於新會。假定其歲入各五千。適是時政府行複稅制。於是以營業稅之名目。課其支店歲入十分之一。又以地租之名目。課其田歲入十分之一。梁氏乃竊然喜曰此複稅制之利也。而梁氏之歲入除納稅外。名得九千。又以其營業稅之半。轉嫁于閱報者。實得九千二百五十。寖假政府改革稅法行土地單稅制。免其營業稅歲五百。而以此項稅額抵諸地租。於是課梁氏之田稅一千。梁氏乃竊然怒。問其何以怒。則曰前課吾以營業稅吾得以轉嫁於閱報者。今課吾田租。吾不能轉嫁于他人。是吾歲損二百五十也。問其何以不能轉嫁。則以外國農產物稅輕。不能與之競爭。使我貶價。是無異自殺也。使我不貶價。則在市場上無復過問。亦無異自殺也。政府固樂於爲狙公者。爰徇其請。乃廢土地單稅制。復行複稅制。仍課其田稅五百。課其支店稅五百。梁氏不期而喜曰。吾今而後歲入殆與前相埒耶。

當是時。政府以保護內國紙業故。勵行保護政策。課稅于外國輸入之紙類。其稅率與內國之紙類同等。假定其支店前以用外國紙。故較之用內國紙。歲可省費一千。今以行保護稅故。外國紙之價騰。至與內國紙之價齊等。其支店乃舍外國紙而用內國紙。然歲實增費一千。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八千二百五十。寢假外國紙以需要減少故。遂貶其價十分之二以求售。其支店以外國紙價較廉。復舍內國紙而用外國紙。歲可省費二百。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八千四百五十。然亦不能與前歲入九千二百五十之額相埒。梁氏以其利微。遂決意解散上海支店。移其資本以增置腴田於新會。增置之田。假定其歲入與前田等。於是梁氏之歲入除納稅外。實得九千。其歲入與行土地單稅制時相等。較之行複稅制不行保護稅時。逾五百五十。較之行複稅制又行保護稅時。短二百五十。梁氏乃反覆尋思。大惑不解。曰是豈保護貿易之不利耶。繼乃憬然悟曰。否。行保護稅。於吾固無利。然內國紙業。日有起色。所獲當不貲也。心竊自慰。久亦置之。未幾。政府以相當之價買收梁氏之田。梁氏以其半貯之銀行。歲收五千利子。以其半復營上海支店。當是時國中悉免諸般租稅。

其支店既免營業稅歲五百內國紙價以免稅故不特與未課稅之外國紙等且運輸之費較之外國紙價廉十分之二其支店以用內國紙故較之用外國紙歲可省費二百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一萬二百以外梁氏乃爽然自失曰此眞保護貿易之不利於我也由此例以觀之行複稅制又行保護稅時梁氏之歲入較之行土地單稅制時且短五百五十及其解散上海支店後純爲地主其歲入始與行土地單稅時相等於彼時也政府復廢前之保護稅而行土地單稅制倍徵梁氏以地租使梁氏贏負此厖然莫大之國費於其肩背是誠無辜吾亦謂不公平而梁氏乃號於衆曰果如是是財政上將生大擾亂經濟界將起大恐慌而不知斯時梁氏負擔較重耳於財政上毫無所損也且因外國品滔滔注入人民得以廉價購物大減省其消費力於一國經濟大有裨益吾不知梁氏所謂財政上擾亂經濟界恐慌果從何演繹法以得此結論耶則吾且正告之曰單稅制與複稅制之問題租稅負擔公平不公平之問題也非國家破產不破產之問題（則財政上擾亂不擾亂之問題）更非亡國不亡國之問題（即經濟界混亂不混亂之問題）也若使租稅果爲亡國之媒則行復稅制與行單稅制一也吾重

按其語。而有以知梁氏之蔽。蓋梁氏未嘗知財政學。見其有一二端足助亡之論鋒者。則竊取之。及其爲論。又好爲推類至盡之言。其常陷於重紕貤謬而不自知者以此。此段之蔽。則以爲國家之收入。帷有租稅一項。不然。莫能爲斯結論也。今且示以國家收入之種類。幷租稅對于總收入之比例。然後徐以袪其惑。則舉梁氏所知者。日本小林丑三郎氏著比較財政學。分國家收入之種類爲四。一公經濟的收入。二私經濟的收入。三偶爾收入。四公債。圖示之如左。

國家收入之種類
- （一）公經濟的收入
  - （甲）租稅
  - （乙）手數料
  - （丙）分擔金
- （二）私經濟的收入
  - （甲）官有地收入
  - （乙）官業收入
  - （丙）獨占官業收入
  - （丁）專賣收入

（三）偶爾收入（甲）行政上之收入（罰金沒收金）
　　　　　　（乙）政治上之收入（賠款）

（四）公債

據此以觀。則租稅爲國家收入之一端。而非可概國家收入之全體。明矣。租稅亦有種種。地租即租稅之端也。綜合諸般之租稅。是名租稅全額。綜合諸般之收入。是名總收入。而租稅全額對于總收入之比例如何。此視其國而定。更端言之。即租稅果占收入之重要部分與否。視其國而定也。普通諸國租稅誠占收入之重要部分。若普魯士則與諸國絕道而馳。今示普國之租稅全額與其收入總額及其租稅全額對于總收入之比例如左。

| 普魯士 | |
|---|---|
| 總收入 | 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二萬馬克 |
| 租稅全額 | 二萬六百二十九萬馬克 |
| 租稅全額對于總收入之比例 | 十分之一弱 |
| 千八百九十八年度 | |

據此以觀。則普國租稅全額僅占總收入十分之一。其恃租稅以外之收入且九倍于租稅。假令普魯士悉廢全國之租稅而別求他之收入以彌其缺。吾未見普國宗社爲墟。遂至爲牛馬以終古也。此租稅非占國家收入全部之例也。至於地租對于租稅全額之比例如何。更端言之。即地租占租稅全額重要之部分與否。亦視其國而定。若德意志若普魯士若美利堅皆不徵地租。而日本則地租頗占重要部分。今示日本地租總額與其租稅全額及其地租總額對于租稅全額之比例如左。

| 日本 | 明治三十年度 |
| --- | --- |
| 地租總額 | 三千八百六十六萬圓 |
| 租稅全額 | 九千一百四十二萬圓 |
| 地租總額對于租稅全額之比例 | 三分之一强 |

據此以觀。日本地租總額占租稅全額三分之一。假令日本行土地單稅制。結局地主昔日負擔一圓租稅者今日負擔三圓。惟不公平耳。而外此得免稅者五千八百九十七萬以免稅故。物價趨廉。縱令內國農產物價騰然。以外國品滔滔注入人民

得以廉價購物。大減省其消費力於一國經濟。大有裨益。則梁氏所謂經濟界恐慌者果何謂耶。語至此。而又知梁氏之所蔽。彼蓋以爲行單稅制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不然。莫能爲斯結論也。則吾又正告之曰。縱行單稅制亦非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不過以從來之租稅全額昔令諸階級之人分擔者今獨責諸一階級人負擔之耳自一方面觀之誠有增加自他方面觀之則皆豁免負擔之人雖異而於國家之收入則均也又何來財政上之擾亂耶若使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甚至其賦病民民不堪其苦則行單稅制足以召亂者行複稅制庸詎不可以召亂乎吾故謂梁氏好爲推類至盡之言以此吾復有一言忠告梁氏曰。大凡言學有須分析言者有須綜合言者有互相關聯者有不容牽涉者非若文辭。故爲抑揚頓挫推波助瀾以聳人觀聽爲能事也以如是方法而言學失之遠矣。梁氏識之。

以上就重農學派單稅論而言耳。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不特與之逕庭且適得其反今舉其差異之點則有三(一)彼以租稅全額取盈於地租此則以租稅全額

相抵於地代(二)彼行土地單稅以抵諸般租稅是爲無償此行土地國有以定價買收是爲有償(三)彼行土地單稅獨責地主以負擔此行土地國有不特可免地主以外之人之負擔并免地主之負擔夫國家既以定價買收其土地是所有者并其權義移轉于國家國家既爲地主其益也國家受之其損也亦國家受之是國中悉無納稅之人矣既無納稅之人則普及不普及之問題無自而生國家取其地代以抵諸般租稅是國中悉無賦稅之事矣既無賦稅之事則負擔公平不公平之問題亦無自而生此與重農學派絕異之點也匪特無其弊而且有其利何則昔以課稅而沮其生產力者今以免稅故交易悉通民無所沮生產漸繁物價趨賤又可計日而待也

假自租稅以言公平不公平則亦無有是處即如梁氏謂「所得稅最爲公平」此言似也然一進而叩其課稅之標準不平特甚而其課稅之標準不外出于二途一曰比例稅主義一曰昇進稅主義比例稅者如甲所得百課其十乙所得千課其百此以十分之一爲標準者也自表面觀之似極公平然自裏面觀之假定甲乙仰事俯

畜之資歲需八十是甲除生活所必須者外純收入爲二十乙除生活所必須者外純收入爲九百二十是取甲純收入十分之五而取乙祇九分之一耳甲也何辜而奪其純收入之半耶等是而進之勢必至富者之負擔愈輕貧者之負擔愈重耳天下之不平甯有過是吾不知梁氏而司度支果採比例稅主義耶抑採累進稅主義耶假曰採累進稅主義則其結果又與掠奪無也累異進稅者如所得千則課其十分之一所得萬則百課十分之二等是而進之所得愈多則其賦稅也亦愈重此似足矯前之不平也則有甲業農者所得千徵其十分之一是歲徵甲之稅百乙業工者所得萬徵其十分之二是歲徵乙之稅二千丙業商者所得十萬徵其十分之三是歲徵丙之稅三萬由是而丁所得百萬徵其十分之四是歲徵丁之稅四十萬戊所得千萬徵其十分之五是歲徵戊之稅五百萬由戊而已而庚而辛而壬而癸及至於癸勢必盡奪其所得而後已癸也何辜而罹此苛政耶假曰定其累進之最高額至戊而止矣則乙丙丁戊等爲負擔租稅之人何獨不得比擬於甲十取其一又何獨不得比擬於己庚諸人得免層累之朘削也天下之不平又甯有過是假曰量

力以爲賦則已庚諸人之負擔力寧非什佰倍於乙丙諸人耶吾不知梁氏而司度支果持何語以謝之也夫自租稅以言平不平眞無有是處也必能無而後平若云無稅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庶幾能臻此域歟梁氏果無策以弭其不平則相與以研究土地國有斯得耳梁氏苟欲吾國長此終古則亦已耳。藉曰不然。則此後貧富趨勢之問題。眞非補直罅漏。所能爲功。吾人所主張之土地國有。非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云爾也苟梁氏而亦欲矯正社會之不平也又何必嘵嘵置辨曰憂破産爲。（未完）





# 政府說

鐵錚

凡事自然有終也曷爲使之終可以使之終即可以使之始使之終而是使之始即非知使之始而非而終不能使之不始則知使之終而是而終不能使之竟終始也者始於是非之外即終也者不能終於是非之中吾挾一是非而終之而其事即超於是非而始之非我不能使之終也我欲使彼之我先爲此之始非欲始此始然後終彼終是因終彼終必先始此始夫我既欲終彼終而我先始此始是彼之始出乎是非而我之始乃入於是非匪惟我不能挾是非以終彼終而人且挾是非以終我始我毋乃罹乎大惑惡乎惑曷觀政府之始其始也者始於未始於未始有始而始必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中而使之始使之始者何非倮蟲心耶眼耳口鼻不能自主其視聽言嗅手足不能自主其行動一聽命於心心居中樞而命令全體心即倮蟲之政府也夫以一區而執全體之命令無以名之名其命令之動作曰政名其出命令之區曰府無大小一也則以心政府爲界而上下以觀心與衆心謀則衆人

合而爲社會以命令一方即爲社會政府心與萬萬心謀則萬萬人合而爲國家以命令一國即爲國家政府一世界中國家政府星羅棊布孰命令之是地球區分形勢使之各分國家耶是可曰地球政府孰使地球偕八星以共繞太陽軌道是太陽命令之耶是可曰太陽政府太陽一恆星也孰使太空之中有無量恆星各帶行星以布於渺冥之境是太空命令之耶是可曰大空政府嘻政府至此亦煌矣偉矣蔑以加矣而更從心政府以下言之則禽獸以心命令官骸亦同於人類則可曰禽政府獸政府下至魚蟲之微亦靡有或異又可曰魚政府蟲政府且蠻觸戰於蝸角蟻能結陣蜂且爲王其有蠻政府觸政府蟻政府蜂政府者甚明（夫政府道之用也莊子曰道在螻蟻是可以言政府）矣然非獨跂行喙息蠉飛蠕動者有政府屈軼曷以指佞老楓何以轉羽人棄髮曷以變鱣一草一木髮之微亦有知覺運動即有心以總攬命令之區亦可曰草政府木政府髮政府又極而言之地球浮於太空以太空視太陽太陽一塵埃耳以太空視地球地球一塵埃之塵埃耳然則以人視塵埃安知塵埃不爲地球不有世界不有國家是又可曰塵埃政府以彼塵埃地球之中而推及其塵埃之塵埃是又可曰

塵埃之塵埃政府推及無窮小不可狀而終不能謂其無嘻政府至此微矣渺矣亦蔑以加矣然則由心政府而上推大政府無量由心政府而下推小政府無極而乃惟知國家政府其知毋乃隘非也大而無量小而無極之政府無人心所創其所創者惟由箇人而社會政府由社會政府而國家政府而為民賊者又以政府之名專屬於國家於是而政府乃獨一無二然其名雖去而其實則無限之大小政府無一息不共存誠以其始也非可以使之始非可以使之不始雖盜其名以屬於國家而其實終不能使之終也今欲去之去其名耶抑去其實耶夫惡而去之惡其實非惡其名然而人心所創者乃在是非之中故可惡而去之而不去人心則心復能創即使去盡人心矣而心以上有大者心以下有小者均非人心所創而超乎是非之外無從而惡之烏從而去之即曰吾第去其是非之中而不去乎是非之外烏知乎創有是非之政府者人心而創人心者非無是非之政府耶試思非有太空政府惡乎生太陽政府非有太陽政府惡乎生地球政府非有地球政府惡乎生人心政府非有人心政府惡乎生社會政府吾幷國家社會人心而去之而太空政府遞生無窮

則又有生人心社會國家者矣故如太炎所論遞次去而至於無世界而尤有創世界者在則五無亦未能到圓滿之地位而去之術乃大窮又以塵埃之塵埃政府言之彼欲去政府必欲去塵埃矣然亦知有創塵埃者乎即以吾人一身化爲異物即成無量之塵埃則去一塵埃而生無量塵埃即生無量塵埃之政府更生無量之塵埃之塵埃政府以塵埃之塵埃政府視吾人吾人一太空政府也以太空政府視吾人吾人一塵埃之塵埃政府也塵埃之塵埃奈吾人政府之創造何吾人奈太空政府之創造何且非特我去之而彼生之也我欲去之我即自生之蓋欲去政府必有撲政府之能力而欲組織此能力非合衆力不爲功夫既己合衆力則**我之名雖以撲彼政府我之實轉自建一政府**去之而轉建之非欲終之而適始之乎去之者以其非也不知其非而建之其非者不非也知其非而自羅於非其非乃大非我既自處於大非而欲去彼之非又別有非我而去我者矣以是言之**欲去其一必先生其一與之相抗**則遞次去以至於去世界

孰操遞次去以至於去世界之權而使之去（按如是以言則所謂五無必先生五有否則無操五無之權而使之無者矣余與太炎本同主義而持論至此非有此言不能滿吾之說然亦不過就太炎所言而引伸之耳若以爲駁太炎之說則誤矣幸閱者察之）夫萬有本於太空非去太空固不能滿無之義又孰操太空之權而使之去太空者杳冥之虛境也何者爲太空之境何者非太空之境惟其無境始曰太空以境求之非太空矣又安得於太空境外別尋一太空然而欲去太空必別有一太空無之相抗生政府者太空生太空者何物冥吾心凝吾神以馳想乎太空之外惝恍焉傍徨焉自覺吾說之窮而不勝其苦焉吾其魔耶夢耶顚耶譫耶無已則且虛搆一太空以撲此太空然去太空惡其生也我欲去太空而即先生一太空彼太空將執此以責吾而吾窮而我所生之太空又將疊生萬有而吾愈窮又轉而比例以觀彼塵埃之塵埃欲去政府必去吾人以使不生塵埃然非別生一人惡能撲去吾人彼欲去吾人而先生人而況去吾人之人又生塵埃之人乎合大而無量小而無極以窮推之皆有不能去之眞理使之去孰使使之者去又孰使使使之者去之去輾轉去其使終有一使者居於最後而不能去而使之術又大窮然則卒不可使乎

曰然蓋太空自然生恒星恒星自然生行星行星自然生世界世界自然生人類與動植諸物人類自然生社會社會自然生國家國家自然生政府其生者雖遞相使以遞相生而不能禁已之不生故雖使之生實自然而生自然而生即自然而去惡能使之去自然而去者何太空之生諸境也以次諸境之進化也亦以次遠者遼矣近觀吾境始則洪濛繼則開化進而文明循茲以逝人類將絕滅地球將消融而今何時耶其文明耶未也是以野蠻手段緣飾文明之時代非眞文明也必至競爭胥泯渾然大同斯文明矣時既躋於大同何有政府然盛則衰盈則虧無政府者世界文明之極亦即消滅諸物之漸是進化盈虛自然之序也本無而自然有本有而自然無無有而使有固不可無無而使無亦不可太空須洞萬象包涵耶元氣渾敦耶如斯而已矣然且將佪乎儻乎萃乎芒乎尸居而淵默乎是又非也運會至斯不宜强而躐不宜瞠乎後弗循弗赴非罹顚踣即歸淘汰曷言乎顚踣蓋今之時代既以野蠻手段緣飾文明而羣雄跳踉互相爲虐者率以政府策厲於後處羣虎競爭中而欲鼎峙圖存非勢均力敵惡乎與之頡頏是故彼建一政府我即建一政府彼

以政府策厲全國來我即以政府策厲全國抗僇我無政府則內治外交均無提綱挈領者以渙散之人民當萃聚之政府安往而不供彼之蹂躪安往而不滅己之種族則有解者曰吾去政府仍設機關以執行命令人民何至渙散如所云云夫機關何名乎蓋國與國接交際往來終必有執行命令之所即曰無政府而執行命令之機關即政府極而言之結一團體聚一部落以執行國際交涉而此一團體一部落即一政府是知其名可去其實萬不能去世之君子提倡此主義去名乎去實乎苟去名則何爲多此一舉若云實則必推至去太空而終不能去是亦不可以已乎蓋運會不至於無政府強而躐之是不循運會也不循運會運會即使之滅絕有疑吾言者乎吾既言今之世界政府林立一國無政府必將被滅矣夫被滅於政府即被滅於運會也運

會在有政府即不容無政府者存也然吾所謂以政府抗政府**非滿政府而漢政府也非專制政府而共和政府也專制政府野蠻之運會也文明之運會不容專制政府更不容僞立憲而行眞專制之滿政府**故彼僞政府得不藉吾主張有政府爲護符也而所謂淘汰者何夫運會既將赴於文明即不容一國獨居於後不勉而至焉必有不能存立者然各國雖曰緣飾文明終有可以緣飾者在求其所以致此者則各因國勢或經革命或受風潮相索而去其專制政所以赴於世界之運會吾國欲赴運會則亦當求可以緣飾文明者而審吾之國勢將如何而後足以赴之蓋吾國既亡於逆胡以逆胡僞立憲而眞專制之政府必不能抗各國政府**則非除去逆胡光復漢業建立共和政府必不足以赴運會故吾黨之排滿革命以建共和政府者將以赴運會而免淘汰也儻反是而瞠乎後焉是不赴運會也不赴運會則**

**將爲運會所淘汰而歸於滅絕矣**由是言之**無政府者藐運會而先之也不排滿革命以建共和政府者玩運會而後之也藐運會者弗循運會玩運會者弗赴運會過猶不及厥咎惟均**勿謂吾言刻也推無政府者之心將以大同爲圓滿而又無能力去各國政府以使世界大同則惟有於中國求大同旣曰大同則無分夷夏雖以逆胡之罪亦將容之不然則有悖大同之義夫不去逆胡能去滿政府乎不能去滿政府則**無政府主義適以鞏固滿政府**非與漢奸同處乎本以去政府而適以保護滿政府主義不相容而事實轉相合夫非運會未至而提倡過早之故歟夫議論者實行之母議論紛歧將有牽埴擿塗之弊今之民族主義旣爲國民正鵠驅除醜虜宏我漢京亦已匪遙迺慕高尙趨於極端詎知在周爲玉璞在鄭爲死鼠乎夏禹入躶國忻然而解裳墨子適荊吹笙衣錦時俗之所宜即運會之所在雖有至人弗能違也魯君以明堂鐘鼓養鳥而鳥愀然不樂今以無政府

處中國中國亦愁然不樂蓋美則美矣其如不適何今之君子能返於上告老死不相往來抑或遁於無何有之鄉離此世界而獨立庶幾可矣不然則恐此主義之終不成立徒存此理論於天壤以待運會而已矣雖然吾聞提倡此說者不乏高材碩學之士豈於不適之處有不深知吾察其原因殆恐光復軍之不易起而藉此學說以爲推倒滿政府之手段乎若然則將以助光復軍而非欲實行也是在鼓吹之時**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可相輔而行**但求可以撲去滿政府固不問其手段之如何其用心乃深遠矣果爾則吾將捫吾舌而目名其拉雜之說曰狂吠

莊子曰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
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間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記者按集合者皆非眞有。有原子而後有恆星太陽諸系統。非先有恆星太陽諸系統而後有原子。凡集合者使之分散。乃是返本。非損壞破碎碎之也。論者主張太過。然亦適合今之事勢。故錄之。





# 時評

## 印度中興之望

太炎

印度人留學日本者。以其國畫示予。寫五印度作五區。地布金錢。英人旁睨而攫奪之。且告予曰。印度五年以來。士人發憤。期自立與向日沈默守雌者大異。最計國人所作新聞雜誌。或用梵文。或就英語。凡五十有五種。而言光復舊物居其半焉。初印度有志士曰哀毗告斯。撰一新聞。名曰母國萬歲。英人忌之。今歲六月。以事下獄。有碩學筏利門者。學法律於倫敦。後爲英國某校敎師。亦嘗仕宦。家多金。凡志士期改革者。皆傾財與之。令得自遂。又自亞拉伯蒙古亂後。史籍日荒。有阿波希陀難陀者略述印度事迹。作史名『印度人』。去今三有年頃。有鉢邏陀巴提耶和會民族。攘除蒙古。卒得獨立。而史册無傳者。英人所設學校。爲印度人講方志。於鉢氏事多撥除之。且謂其人悖亂無足稱道。然白人自相偶語。即盛推鉢氏爲偉人。去歲有志士邏哀。始爲作傳。讀其書。使懦夫有立志。其在宗敎。則須曼迦邏與於錫蘭弟子登摩巴

邏。建摩訶菩提會。以計佛敎國民之統一。學者則有鉢邏耆氏。與哀利蓮大學以敎邦人子弟。鉢邏耆善法學。爲人沈深陰重。口不言匡復事。而其濡潤至廣。國人稱之曰「無冕旅之邏闍」。（邏闍者。印度帝王之稱。）其在平民。則有國民協會。分設五部。徧於全國。與會者四十萬人。雖以要求權利爲名。亦隱隱有獨立氣。波斯阿梨耶人。自遭亞拉伯人竄食。遺民分散。保於梵土。有伽馬者。以女子入萬國社會黨。材氣過人。亦此方之俊也。然印度中堅之地。則在巴爾丹。巴爾丹者。印度之獨立國。其民剽悍善戰。亦好學有智慧。卽西婆耆王之遺黎也。自餘若廓爾喀及北方息克什人。雖勇敢而心嗜利。亦鮮求學。故息克什人爲英所用。廓爾喀雖獨立。高材志士不出其閒。然施以敎育。皆剛毅有爲之器已。余視印度人在日本者。明允確堅。嗜學不怠。未有如漢人之惰窳者。所學皆高等。以理化工藝爲多。非若漢人之求速成。及苟偸法律。以謀食也。視此數子。亦可以占察其邦人矣。余因問印度往事。答曰。吾國所素短者。蓋法律耳。哲學固精。善算術。亦故有其傳授。至今弗替。然自英人領印度。知法律者稍衆。獨苦歷史殘闕。無以作人感慕前民之念。日本所述印度史事。大抵取材西人。以西人述印

度事宜其混殽黑白所謂穢史者也故自頃歲以來大學諸生編輯往事分役纂修期十五年而成印度通史上考釋迦牟尼以前舊多神話率浩眇不可知佛陀生其時事始可考阿輸迦王繼孔雀王而帝印度成功盛德莫與二焉距今年歷亦多異文玄奘所謂戒日王者唐書稱尸羅逸多其音小別正云西羅迭多也當是時印度猶盛強其後展轉淪於亞拉伯人西人述前世事猶有直道至亞拉伯侵入以後始多深文醜詆若云印度宜爲外人所有期獨立者皆暗於時勢耳故今所甄明者亦惟叔季之世爲多余因念中國無孔子左邱明太史公輩則自共和以訖二世其年歷亦且暗昧不可究觀今者學術多廢墜獨歷史尚稍完具令士民不需太古以期獨立印度闕是故國民自覺稍晚今果有自編通史者嗚呼觀其志行忼慨卓厲如此而成就學術又遠在震旦人上自玆以往則印度之獨立可期而吾國殆絕望矣嘗憶六年前在日本有印度人告余曰『諸君來此勉自修學吾國長已矣貴國則尙可圖也』由今觀之震旦之異於印度者惟郛郭尚在未爲白人所掩耳又其起居服食凡諸所謂表面文明者大較優於印度故雖外人之覘國者亦謂震旦在印

度上試一核實則不逮印度遠甚詐僞無恥一也縮朒畏死二也貪叨罔利三也偸惰廢學四也浮華相競五也猜疑相賊六也是六者皆印度所無而吾國之所獨有自非斲雕爲樸代文以忠其曷能取濟哉嗚呼東方文明之國犖犖大者獨吾與印度耳言其親也則如肺腑察其勢也則若輔車不相互抱持而起終無以屏蔽亞洲印度志士望震旦獨立者多矣而漢人曾莫念彼豈獨不念又鄙夷之蓋自明室不競漢梵相隔幾若地球與海王星淸世雖勤遠畧其始皆私擬西藏爲佛國摩揭陀劫比羅等地名猶在而視之若無覩至今始通猶不諦曉聞喜馬拉耶之名則信爲有擧須彌盧山之號則疑爲無不悟其實是一特譯音小別耳迷而不返視比鄰如草昧窮荒又震於西人之言矜華靡而羞質野其視印度蓋與西羌馬來相等由是言之漢土弟昆皆賈豎之見耳今歲脫蘭斯伐爾僑人有記近事以諗予者云英人將令華工注册印度律師某君發憤告華人曰若爾是視華人如囚虜也君輩宜引爲大恥若有要求吾當以法律爲諸君辯護必能取勝盡吾智力不取一錢也夫其任俠愛人之念可謂至哉震旦人於印度人有如是勤懇者乎予雖非神明如耆蔡

固知精勤任卹者必興而惰廢涼薄者必敗書此以視印度之興亦以爲吾民勵也抑予聞之廓爾喀人最重金錢然至今猶親附震旦豈震於滿洲將帥冒功誣捷之虛名而吾之以金石璧帛釣人者有過於英人哉正以脣齒相依宗教相類率其舊貫則懷此而憎彼耳是則廓爾喀人雖嗜利猶未若震旦人之甚也是亦可爲悲憤者也

## 漢字統一會之荒陋

太炎

漢字統一會者規設於日本人以反對羅甸字母且欲聯合亞東三國遵循舊文勿令墜地亦微顯闡幽之義也然選擇常用之字以爲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事斯在日本則因陋就簡可也顧中國人亦爭附之張之洞端方輩且代表國人爲會長矣端方胡產素未習中土學術特佻巧效名士以自豪固無足論張之洞蓋略知小學者也亦含胡與其會何哉日本與中國名爲同文其源流固絕異中國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隸形體稍減省而聲音訓詁古今相禪不知雙聲疊韻者不可以識音變之條不知轉注假借者不可與論義變之例故雖習用今隸而不得無溯其源

於古文小篆日本則不然强用漢字以爲符號漢字以外自有假名今隸不備則切假名以足之是故所用漢文雖不越二千餘字綽然無匱乏之憂以自有補闕之具也然則日本雖用漢文猶清書之取於唐古特字而已皮傅則相似指實則相違也原中國所以便俗致用者其字雖稀然方言處處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學咸謂方言有音而無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攝代亦有聲均小變猝然莫知其何字者如耳耿之作耳光尻子之作鉤子下輔之作下爬亞腰之作呼腰是也既非本義本形惟强借常文以著紙帛終莫曉其語根云何故用字差少耳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共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余是以有新方言之作雖甚簡略得三百七十事然字爲說文正體而不習見者多矣推此則余所未知者或當倍蓰適閱焦里堂易餘籥錄有『跳駝子』一條揚越之閒凡欺詐乾沒人錢者謂之跳駝子里堂以爲駝即說文詑字其訓爲欺蘄黃閒有君子告予曰『詩言『不吳不敖』說文云吳大言也何承天音胡化反今吾土謂大言曰吳言正作胡化反特末俗不能舉其字耳』 於是知余所

集者猶未周備雖然是三百七十事者文理密察知言之選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矣自子雲以後未有如余者也若徧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閒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習用者或增千許此固非日本人所能知雖中國儒流樂文釆者亦莫知也俗士有恆言以『言文一致』爲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爲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閒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徵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爲典則耶昔陸法言作切韻蓋集合州郡異音不悉以隋京爲準今者音韻雖宜一致（如所謂官音者然順天音過促急平入不分難爲準則）而殊言別語終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衆其寶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爲彼以今語爲非文言者豈方言之不合於文顧士大夫自不識字耳若強立程限非直古書將不可讀雖今語亦有窒礙不周者代以同音之字則異地者勿能通曉夫正名百物所以明民共財汗漫書之甚無謂也余每怪新學小生事事崇信日本專擧政事或差可耳一言學術則日本所採摭者皆自西方而中國猶有所自得老莊朱陸日本固不可得斯人黜我崇彼所謂輕其家邱者矣

若乃文字一塗本自漢人創造日本特則也效爲末流之不如本源斷可識也日本人用漢字惟知今隸不明於篆文部首夫知今隸而不知秦篆蒙於六書之法則一點一畫所取何義下筆作書不異於畫蚓矣彼欲用羅甸字母以切音者辨聲有法猶有規則可求不至散無友紀此之絀而彼之優則宜其弗能相勝余觀日本圖書目錄說文列金石類財比印譜不知其爲文字本根而編輯漢文字典者部類舛譌肢體橫決百家一概逐末之道固然夫學歐洲文字者無不知其切音之法於漢字則絕不曉六書此可謂識漢字乎本形本義之不知而欲窺求義訓雖持之也有故其言之必不能成理自德川幕府以來儒者著書多有說六藝諸子者物茂卿太宰純安井衡輩訓詁考證時有善言然其學位特旁皇闈百詩陳長發閒於臧玉林惠定宇諸公猶不能涉其庭廡又況戴錢王段之學乎豈日本諸通儒其材力必不漢人若正由素未識字故樀埴冥行如此也復討其原終以聲音不同爲礙士風異操唇舌相戾雖强用其文字所謂削趾適屨者嘗觀日本發音重濁簡少計紐則穿徹不殊於心審言韻則東鍾無異於文魂今韻未分況能遠識周秦部類夫字其音則

熒魂喪而精氣萎形體雖存徒糟魄也義訓雖在猶盲動也是故楊許故書非又入目而一切經音義且視漢土藏本爲完周然皆紛如散錢勿能施以條貫也漢土自中唐以降小學自微其芒昧亦幾與日本等二徐邢叔明賈昌朝之流不絕如線而皆執守單文勿能左右采獲王介甫新學起小學遂大破壞碩果不食則王聖美始發右文之緒鄭庠吳棫潛伏孳芽稍益旁求古韻數遭繩削以有寧人愼修之書由音索義廓爾洞通休寧有大儒出九變復貫傳之其人百餘年中形音義三皆得俞脈非特超軼唐宋其神解聰察雖漢儒猶媿之矣方宜簡稽古語以齊今言如執左券以合右方之契雖更千載而豪忽未嘗相左乃以限制文字爲漢字統一之塗不亦遠乎夫日本之規設此會者皆素不識字者也彼以己國爲主而震旦朝鮮皆其賓從斯則無責爾矣若欲旁達中區從其節度譬之以賣餅家而制太官之羹劑亦不自量度哉中國人雖自枉屈於者固自知其勝於日本俛而殉之則何也若謂十年以內士氣夸毗惟變古易常是務不如是將不足保存漢文者此則學校宜置小學一科比於淺露不根之經史學其虛實相懸矣不然小學既亡而欲高談古義何

異浮絕港以趣溟渤哉余於張之洞戎夏異塗然故非有私怨小忿念其竊知古學於當今百執事閒亦傭中之佼也且國文之用不以朝姓變易而殊雖仕清廷於此不宜抑挫故略疏斯事是非以激其意鼓鐘在宮聲聞於外亦猶楊子雲之望伯松歟



# 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太炎

陽曆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於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爲魁。而擁樹梁啓超。啓超往。徒黨幾二百人。他赴會者亦千餘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輩爲光寵。犬養毅者。其氣類相同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啓超登。力士在右。與會者以次坐。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後。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後。啓超說國會議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踊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啓超跳。自樓曲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机格之。金剛自後搤其肩。格者僵。繼得上。衆拊掌驩呼。聲殷天地。政聞社員去赤帶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繼遂言曰。吾不應參政聞社員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將有所詰問於犬養毅。毅前。在早稻田語支那學生曰。中國當速革命。吾親聞之。今何故附會立憲。猥鄙至是。毅俛首謝。則登壇作酬應立憲語。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憲。任人爲之。在速行耳。當是時。蔣智由先知有變。不至。會亦遂散。繼本意欲痛駁立憲以塞莠言。會事急。至用

武。亦未竟其說也余意梁啓超蔣智由輩志在干祿慮非事心於立憲者又前日所爲欺詐事狀多已發露其黨人幷自知之犬養毅者日本進步黨之舊人雖游說奔競不曉學術類策士之所爲然固嘗躬豫憲政之事矣人情葆愛其所躬行而欲施之鄰里野人奏曝自古而有之誠不可與梁蔣同論然始言革命終言立憲浮夸轉變失其權衡是其心固非有定見者蓋中國事狀非外人所能知日本雖比鄰猶無以知其成敗中失所在斯其議論浮游亦無怪爾原吾輩所以遮撥立憲者非特爲滿漢相爭不欲擁戴異族以爲共主縱令日御宇者猶是天水鳳陽之裔而立憲固不適於中國矣是何也憲政者特封建世卿之變相耳其用在於纖悉備知民隱上達然非仍封建之習慣者弗能爲歐洲諸國之立憲也其去封建時代率不過二三百歲日本尤近觀其上下二院所以並設豈故爲鈐制哉藩侯貴族漸替而爲地主握賦役之樞紐者惟是爲重異於中國所置名號王侯空無憑藉故二院不得不同時並立其二院並立而因仍封建可知也今中國之去封建時代則已二千餘歲矣夫封建之猥諸侯其地財一縣耳百里之封而命官授吏至數百人且用人多不出

鄉里其知民間情僞無異簟席之間然則纖悉備知而民亦不敢自匿罔其所也又其世爲邑主素分已定民視之以爲天授之尊故有順從而無違逆上亦善審民情而斟酌其賦役輕重則厚斂而民安之雲南某土司嘗語余曰余所部凡六萬戶賦有定額然有所興立量民之力而加其征征雖重民不逋賦此即封建可以厚斂之效也且夫衆建棋置之勢互相隔絕則爭戰之事常多借觀春秋魯鄭諸國當今日十數縣耳而國有三軍其兵額幾至四萬今一省之兵或不逮是矣夫外患多則不以服兵爲怨戰爭亟則常以尚武爲夙此皆封建已然之驗即觀今時緬甸已幷於英而本邦土司以彈丸黑子之地猶足自保非人自爲守百足不僵之勢耶以賦稅則樂輸無隱如此以兵役則效命不違如彼習貫已成一轉移間而爲立憲則猶拾重而之輕也土田荒無所隱丁口少多無所匿賦稅厚重無所逋兵役勞苦無所避豈上之綜覈使然顧民亦率其舊貫耳還以觀之中國惟漢時去封建近故頃畝戶口之數猶能審悉而過更踐更之制民皆樂就而無規匿至於唐之府兵雖出徵調民間逃亡者已多勉而就之惟牽衣以泣耳自爾以來賦稅未爲極重然逋欠者

往往而是以言民數明時黃册蓋多有不實者及一條鞭法盛行而編審亦爲文具觀今之保甲册蓋以分別主客防閑奸究此皆有利於民非有所害於民也然其數猶模糊不實况於計口徵兵名一註册則無異罣於羅網孰有自占得實者乎以言田數中國曩時蓋已明通算術矣雖無代數而四元不可謂不精雖無幾何而句股不可謂不密以視日本其疏密相去蓋不啻天淵也然以之淸杖田畝辜較粟米雖有其術而不能行日本當封建時算術至疏顧無隱漏姦欺之患夫曩日雖自占田數其賦固不甚厚而猶有隱度不實者况欲增加重稅田一註册則有負債之券寧肯吐實以自害耶以言榷筦中國鹽政秉於官而校之商然私販者猥衆商人或有餘鹽不讎官爲檢賣醬家視醬缸之數以爲鬻鹽之數賣醬者便私鹽則缸數皆不實告夫醬缸特有形之物也猶不可審悉鉤檢况於貨直之低昂奇贏之厚薄而可詳委知之乎由是觀之去封建時代愈久者其尙武之風衰其輸稅之情惰縱欲盡情檢校然今之官吏尙有受賄欺隱者而况付之警察臺隸之流凡諸徵稅料民之事不委之地方自治耶則官吏深文多有騷擾害民之弊委之地方自治耶則戚

里相護必有徇情隱匿之奸是故習貫已移而欲藉法律以逆挽之此必無濟於實事者也綜觀中外之歷史則歐洲日本去封建時代近而施行憲政爲順流中國去封建時代遠而施行憲政爲逆流中國欲立憲惟兩漢之世差可今則時已去矣誠欲求治非不在綜核名實也然觀貞觀開元之政綜核之嚴止於廉問官吏於民則不爲繁苛夫懲創貪墨糾治姦欺寧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於有司者一絲一粟有司悉以歸之左藏而監守自盜者必誅挪移假借者必戮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至於民間之有容隱雖時時檢括終於無可柰何夫如是則立憲無益而盛譽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談者不察以爲度支出入歲有報告民知賦稅之爲實用則自樂輸而無隱情以閭里賽會飲酺之事爲證不悟賽會足以飾觀飲酺在於取醉朝出貲而暮得樂則爭先赴之也固宜若夫縣官經費其收效爲至迂亦有益於全國而損於個人者縱有報告民之觀望自若也即觀道路橋梁諸政近在一邑私用至可覩矣然抗不出貲者尚衆況於國家行政成效未著焉得以賽會飲酺爲喻也或謂民知愛國則自以效命疆場爲美談然觀印度嫠婦赴塚自焚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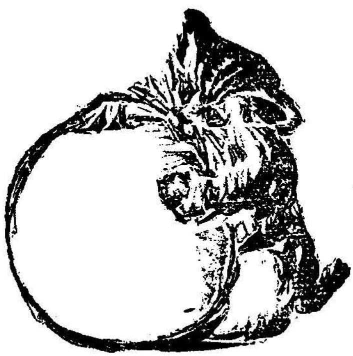
篤於伉儷而慕節烈之名耳若問其心樂耶否耶今金陵所謂徵兵者大抵出自士流樂名就募非不訓練而惰弛如故且逃亡者有焉蓋自悔其鹵莽也況於農工商販之流百姓當家差足自澹亦何苦而俛首於戎旃之不然是二者若出於初脫封建之國則自循化順則而爲之惟中國則不可與彼同論世人徒見歐洲日本皆以立憲稍致清平以爲四海同流中國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間之相同而不悟時間之相異其亦疏繆甚矣抑又思之歐洲諸國其憲政多不行於藩屬本部之地視中國大可一省細者乃數府耳日本三島亦不當四川一省也以中國之地大人稠而選議員五萬而一則當得八千人（就四萬萬人計之）十萬而一則當得四千人議員猥積則亦猱雜喧囂甚矣若以一千四百州縣各選一人則是二十八萬五千人而得其一也議員之數與民數相去既甚闊疏則必不足以知民隱且得選既少則被選者必在顯貴仕宦之流是無異一縣有土客二令而以其土著之令留之京師此庸有異於專制者哉自前觀之則於國之富強無益也自後觀之則於民之利病無與也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囂競民苦騷煩是寧足以爲知微

審勢者耶若以日本立憲爲有效者彼其施行憲政之歲與戰勝中國之歲相去財五稔耳從能收效必不迅速至是故知其民尚武由封建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倡導使然其政有叙由封定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裁制使然況自立憲以來歲財二十而議員貧叨醜聲外播腐敗已萠於內徒以文明之號澤其皮膚從今以去不五十年必與西班牙輩同其隳落此無待龜筮而知者犬養毅不悟其非又欲以是貤禍中國斯猶豎陽獻酒盍適以斃之也余聞跛者大隈重信將有西行是二子者所謂臭味相同聲氣翕合而中國浮競之士依以爲命者也觀政聞社大會破壞之狀與余所論列者其亦可以自愧歟



## 時評

人



# 窗雜話剩

寄生

## 明懷宗

歷代帝王末路之慘。未有過于明之懷宗者。煤山縊死後。僅得以柳棺殮尸。帝自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其言哀痛至此。然帝生平立意。欲爲英主。而失之刻薄寡恩。惑淸間言。磔督師袁崇煥。錢士升獻四箴。請帝御下以寬。斥爲沽名。蓋帝憂患鬱結。疾惡過甚。又懲於僖宗之失務。爲剛猛。嘗曰。審愼即姑容也。故有時刑辟。亦及直臣。意帝容貌。必嚴而有威。近見崑山徐冠卿所作明懷宗御容歌序云。帝豐頤隆準。冠金兜鍪。衣錦袍銀鎧。天威凛然。則果不謬矣。圖藏指揮卓煥家者。幷錄其詩曰。

甲申三月國大變。賊騎橫行滿京甸。百官狂走內豎降。九門洞開人不戰。烈皇平

明起太息。獨自擊鐘向前殿。左右顧視無一人。公主飲劍情割斷。身殉社稷在煤山。血詔留衣髮掩面。後來潟葬向玄宮。六十年間市朝換。寧知道像今尚存。天人眉宇臣民見。黃袍白鎧玉几陳。端然帝座赫百神。龍髯一尺怒欲拂。似憤當日無忠臣。況值萬方苦兵革。鬱陶猶疑見顏色。直是憂勤一片心。縱有丹青畫不得。史相（自注可法）涕泣繪此圖。軍前跪拜激頑夫。翠華金根走姑孰。琱戈鐵騎圍江都。惜哉孤城卒難守。空將報國心肝剖。勅印親交賀摠戎（自注應昌）指揮卓煥捧御容眞州欲往飛梁斷。完節自赴波濤中。指揮平生節自矢。因奉御容不敢死。至今從子藏寶函。掛出天顏眞尺咫。憶昨路經思陵東。松檜颯颯來陰風。鼎湖龍馭去不返。金盤誰薦櫻桃紅。嗚呼國家養士三百載。殺身成仁幾人在。義君忠孝聚一門。永與此圖垂勿壞。

## 漢人

元世祖將往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留鄭鼎子領院事。鄭以此事漢人。嚮不得與。遜謝。元帝曰。汝豈漢人比耶。淸帝乾隆論陳宏謀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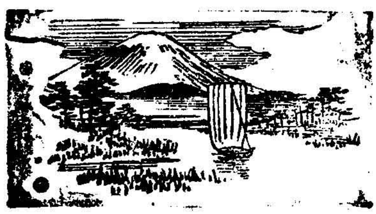
淸相去數百年而其言如出一口吾漢人之被鄙夷久矣元制以蒙古人爲第一級滿洲亦自尊侈其種宜其視漢人不婢妾若也所可恨者漢人不知奮發亦遂自加貶損貢媚虜廷宋人詩云漢兒學得胡兒語更向城頭罵漢人何漢人自賤無餘地若此耶非種賤之同類賤之今之漢人尙恬然以爲自由平等不與他族殊科毋亦太不知度德量力矣

---

## 漢禽

瑯琊代醉編引萬花谷云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貫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夷中遂不食而死羽毛之族每知感報恩義豈必皆古人之寓言乎馬亦忠其主烏能反哺鳦子依戀故巢斐洲有名駝鳥者吸水救子雖己病莫恤而人往往離其父子兄弟之愛背先人丘隴居處異鄉以爲樂如李陵劉秉忠輩對之寧不滋愳秦吉了言曰我漢禽嗟夫漢無人焉有禽而已

# 談叢



# 來稿

闢非民族者

吾國四千年來攘夷之說筆自太古迨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說益昌其事益進漢唐以來其說雖盛其事潮涿於靈今者歐化東行舉國風靡坐言者有之起行者有之影響所及竟不惜粉身粹骨以遂其志噫盛矣然而大道方昌異端忽作淺識之士乃有顚倒是非諺詆其說者嗚呼炎黃有靈吾知其切齒痛恨於九泉矣難者將曰値今之世黃白爭存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苟民族之說益倡斯黃種之禍益烈矧吾國强鄰瑾繞虎視耽耽稍失所超派分立致胡喋喋於種族之域等國命于草芥者噫此數年來憂國者之常說也抑吾則謂不然彼碧眼胡兒之所以侮我者直以我不明種族之界不有自主之能故耳韃虜入關僭有大鼎以五百萬之賤種制四百兆之華胄鞭撻殺戮無所不施三百年竟無反抗之者彼西人竊覘漢族之易於侮也遂大展其東侵之舉利滿洲爲塊壘視漢如奇貨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

人侮之向使我明種族之界超滿洲而夷之彼將知我之不可侮且畏我之侮彼矣又何有今日之患哉如謂滿漢相持列國得乘而派分則不知拳匪之亂列國之不分者亦以勢均力敵無可措置否則湯武重生救亡無術固不待滿漢之相持也當彼衆虎相爭之際使我乘其不暇一旦去滿洲而自主內脩武備外善邦交則彼之凌我者得無所其技何樂興甲兵危士臣以犯天下之題耶（歐洲小國甚多。具不滅者。亦以其能自立。不然。地球之大。七雄而外。當無所謂國矣。）滿洲之於我時有養虎之憂其扼竊贈圍友之策已非一朝一夕我不去彿彼必殺我故排滿徵啻可以禦外侮亦即所以自保之道乃近人不察有謂排滿爲促瓜分之具甚謂同爲黃種又何必干戈相見以遺白人之笑云者嗚呼使漢族人持此說吾中國亡無日矣夫所謂種族者蓋就其血統之類別而言血統而可混也則今之無又何必有種族之名義且西人於黃白之界亦云嚴矣而彼固未見合白種於一國以與我黃種相持者蓋以其種族血統殊异有不得不分之理在耳夫我既不以血統爲種族則一旦日本以數百萬之衆奮其兵力殲滅滿洲占有華夏吾知我國之人必俯首曲膝奉之爲君何也同爲黃種故也吾得勸之曰血統

兇不論色膚尤不足論于是吾儕所視爲虎狼之碧眼胡兒一旦據吾土子吾衆吾亦必以所以事滿洲日本者事之而後可則舉凡圓顱方趾名稱爲人者皆得而君之矣。西洋、日本、滿洲之對于漢種皆爲異類。不過其色有黃白之別耳。以今之西人苟其國爲之屬則盡家族而滅之則是四萬之生靈得一舉而歸於烏有不亦謬乎夫今之爲是說者。蓋亦知所謂廉恥否吾漢族處滿族下數百年所謂被征服者也滿洲據有華夏高貴自居所謂征服者也以被征服者之民族與征服者之民族抗是之謂光復而乃曰同室操戈兄弟鬩牆者有是理乎竊恐彼高高在上者亦不屑與爲兄弟矣言大同者則謂合黃白棕黑而一之。言民族者則謂舉异統者而分之。今之爲是說者以言乎大同則拘。於黃白以言乎民族則不分滿漢。介乎兩可之間。無所是其是無所非其非乃猶昌言惑衆靦顏事人。何喪心病狂。一至於此。

按此篇本不署名今以第於淵實之後



# 附錄

## 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

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光漢滄州張繼等謹以支酒棻香奠志士徐君陳君馬君列女秋氏之靈曰。專諸聶政死二千年刺客之傳鬱堙弗宣泰士有士曰張文祥睚眦報仇新貽是創期死雖勇未登明堂觥觥徐君會稽降神十三俶儻遁形桑門旣返初服天發芝菌矯捷善算跳丸如輪手造渾儀上捫星辰刑天舞干螣蛇致雲有不吾擾要領祝分蠢爾東胡爲蝍爲蟲荐食上國炎黃之孫君曰小醜腊毒盈屯大命將至爾惟游魂惟我東越昔有莫邪麾劍城上白頭盈闈鬱此神祕待時其葩仡仡秋子風霆流形不郵其緯而討不庭諸于大招左杖青萍部勒子弟爰方啓行懷怒赤若帝天見靈旣刑白馬要誓則成伯孫曰沓沓汝烏桓汝饕嗜肉飛貍野干余有金版以賂市官旣入爾阻黃龍授權仲夏將苗材官角力挈提死士二人作雞郊雉三响東方辨色胡帥蹶起皤腹徑入袀服千夫列人爲堋坐席未溫倨牙在側左手把袖右射其臆彈丸四發肝脾踠黑百吏怔忪穿牆跳匿衞候猶厲狗懷桀德

桓桓陳君。壹發則殪。遂襲軍府。畢力以亟。正氣湛掩。城門晝塞。蒼鷹擊殿。畢昴爲箴。援師枳橈。二良斯戩。施腹解支。爲淫昏食。亦有馬君。就塗未極。詗吏旁布。斷頭登陟。烏呼哀哉。泰風羊角。下吹漸江。眈眈越女。劍客無雙。方乘素車。上迎伍公。揮斥八極。執戈以撞。彍騎奄至。煙霧蔽蒙。衆寡不當。柂壁洞通。曳髮反接。琅當其胷。逆立郡廷。雖虜不降。蘆灰禾積。喪此元躬。烏呼哀哉。韓良狙擊。乃中副車。豫讓漆身。杅刀割虛。漸離矐目。慶卿斷股。劍術蠿犅。卒何云補。未若君曹。風行霆擊。鉛丸部發。踣僵胡虜。二十一代。勇夫消沮。剝牀斯復。今乎反古。浙雖海濱。實興項楚。其亡其亡。繫於三戶。誰云黃鵠。讖書無語。烏呼哀哉。尙饗。

## 秋瑾集序

太炎

山陰爲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常。爲刺客將。其德合於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已死士。聞者銜之次骨。徐錫麟旣誅恩銘。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有司。而賊之。瑾死

傳其詩詞有餘首都爲一集余觀其語婉瘱若不稱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於詩然瑾卒以漏言自隕悲夫余聞古之善劍術者內實精神外亦妥儀則喋喋騰口者寡讀吳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世於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月章炳麟序。





# 虛無黨小史（續十一號）

淵實

## 第二期　遊說煽動時代

### （一）一八六三——一八七一

#### 自波蘭革命至南瀸夫陰謀

夏科甫以筆力中央政府以兵力文武並進一飛冲天革命黨之氣勢頓然墮地此數年中喪亂頗稀可謂比較的泰平時代尙矣雖然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冬至一陽來復生機始萌乃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溧烈天地閉塞動植潛藏人但見木落山瘦草枯鷹疾噫甚矣懲而不知天演公例蓄彌久者則茁彌長壓愈重者則發愈烈彼其嚴於休息者正其善於生長者也故東風解凍而百卉怒生萬紫千紅燦爛大地盡反觀於虛無黨當此數年拔胡疐尾有死之榮無生之氣由其外而觀之似不爲天之所擇者然若一究其內容則劫灰遺子久誓喪元而同病於憐感情更摯秘密餘黨更有險於團結者其中有力者如一八六五年莫斯科始有苦則克會。

Nulschok 或曰愛德俱樂部。Ad club 以易取清 Iscklchin 爲中心。而 Iermaloff, yelassoff, Nikolayejj, Strandin, 等俱爲大學學生黨員中如荷德古 Fudekoff,（一八四二年生——一八七六年死於西比亞）者人指爲有急性精神病者。竭力擴張黨勢先糾合莫斯科各小黨更進而與彼得堡通欲合諸黨爲一爐而冶之更計畫進而與西歐『國際黨 Internatinal』結合思善用其勢欲以左右全世界事雖不成彼其理想彼其魄力誠非目光如豆者所可語也如嚴麥洛 Iermaloff, 擲其小已鉅萬家產設立國民學校養成游說人員設立勞働者總會舘以爲游說機關其慷慨好義。誠不多得。當時彼等於謂曰。『吾人之生命由沙視之實爲無一毫價值者然況彼財物更在身外吾人今日攝緘縢固扃鑰苟一旦不測生命如草芥有不爲大盜積者乎何如今日得自由而用之嗚呼沙！彼！大盜乎其辱吾人至矣吾寇讎乎寇讎之生命由吾人視之其價值又何如乎吾人！寇讎不可不由吾人而推倒公理不可不由吾人而昌明新政不可不由吾人而興起此志此任千百年如一日』

既自黨中選出一員。謀暗殺皇帝。一八六六年春。赴彼得堡。事不成。彼名葛辣哥。Domitrie vladlmir Karakosoff, 貴族也。爲莫斯科大學學生。一八六五年始加入苦則克會鼓吹激烈的革命。密行煽動學生。留心秘密運動。每至荒廢學校功課。遂被斥退。及自其黨中選爲實行委員。潛入京師也。伺隙多時。四月四日午後。沙逍遙於夏園。gard inde E'eté 日將暮。乘馬車歸。竊喜得間。直取出懷中短銃。狙擊馬車中之皇帝。方謂一發命中。擒賊擒王。不知天未厭亂。助紂有人。忽自其傍。躍出一縱覲之農夫。遽扼葛辣奇之腕。遂逮捕。沙大喜。勅此農夫列爲貴族。賜爵關內侯。食邑二萬戶。

於是風聲鶴唳。警蹕大張。且特設最高裁判所。以審問國事犯。招麻拉威 Muravieff 於威里南。Wilna 爲裁判長。彼蓋以波蘭之屠伯有名者。密訊葛辣哥。備極三木。務研究出同黨姓名。爲一勞永逸之計。株連者三十四人。九月三日。葛辣哥處絞。明正典刑者十五人。其餘輕重處罪。惟易取清已定棄市。特以沙之恩典。減死一等。充極邊烟障。

一八四九年四月。訊畢勒艱文學會也特命裁判所。一八六六年四月訊葛辣哥暗殺案也又特設裁判所豈俄羅斯制度乃無法部大理院等等乎非也著者於此不得不少借餘白聊述俄羅斯之司法制度。

原俄羅斯之司法制度極不完全者也其司法官不受行政官之指揮者益不數見其蔽害於民生國福誠爲不少初亦熟視無覩也亞歷山大二世有鑑及此一八六四年。大加改革倣西歐諸國三權分立之制度編制法典規定無論何等罪人若未經法廷之審定不得濫受有罪之宣告司法權始爲成文的獨立此實亞歷山大二世所熱心改革中之最重要者也若一究其實際則此次之改革確與專制政體如冰炭之不能相容故雖令典昭垂而視爲具文毫無效力有員虛名者多矣未其汎文學會也在改革之前茲無論矣訊葛辣哥則此新法會頒行已及年餘正宜依其所規定受正式之裁判又何必特設臨時裁判所派遣非常委員顯與前日之所規定者爲正反對乎且裁判公事也公事宜公訊夫其特招一屬伯任之其用心更非所知矣

自後總所有國事犯案皆以最高裁判所裁判之彼自大改革時新法令所發布之獨立司法權其重要部分久已褫奪無餘甚有自司法裁判所已定無罪免釋而非常委員得隨意出令不時拘錮又有忽然處以流刑者豈雷霆萬鈞之力果以生殺不時爲貴乎

案煙山先生所言俄羅斯之司法制度。如此尙矣。雖然。較之以就地正法者則何如請下一轉語來。

更有可危者則辯護士是也俄羅斯之成文法典不適用既如上述若有辯護士爲被告之辯護反覆申明法典之條文以辯護被告之罪者則必及其身有發配極邊者矣如一八七一年南濺夫案件六辯護士吳魯叔公爵 Wrussoff 流於西伯利亞是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府之習慣惟以鞭朴從事而已法律之有無固可不論也

案煙山先生言俄羅斯之待辯護士也如此。尙矣。然較之禁出入公門拿辦訟棍者何如請下一轉語來。

葛辣哥之皇帝謀殺是實使俄羅斯加非常警戒之動機也其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府奉上諭『(上略)皇帝天性仁孝視民如傷宵旰勤勞舉行新政使元元赤子咸登衽席乃有蠢扇革命黨狂暴無知不思激發天良洗心向善以副聖天子胞與之懷却糾合黨與潛圖不軌凡人權　財產　宗教等咸欲脅以腕力强行簒奪破壞秩序妨害治安正神人所共憤人人得而誅之(下略)』云云

自是大行中央集權之制凡中央政府及地方長官稍有關係者均任以宗盟中最熱心排革命主義者又欲多殺以示威也舉醜猾虜伯爵 Schwaloff 爲民政部第三司(國民警察部)長斥學部尚書高樂任 Golownin 以其喜自由教育任浮華言論也以弢爾兒 Tolstoi 伯爵代之極力束縛大學堂學生之言論集會旣又斥弢爾兒以其稍流寬緩也以普泰博夫 Potapoff 代之彼又一層伯也

當是時也西歐諸國有麥喀氏巴枯甯者唱導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風動一時而俄羅斯之革命黨逃于西歐者羣集附和發行種種出版物鼓吹革命論無神論其勢頗猖獗靑年學生大受其影響一八六七年有錢愷肅 Tcherkesoff 俱樂部以錢

愼肅公爵爲中心自此而一八六九年始有有力者耐先覺 Netchakoff 俱樂部之成立而耐先覺之事業亦小史上有一記之價値者也。

耐先覺賤者之子也。一八四六年生於彼得堡年十六始志於學。入莫斯科大學弱冠時觀平民之疾苦貴族之暴橫深惡而痛惜之卒業後入彼得堡各宗教學校敎習。一八六九年三月見京師大學堂學生大行示威運動也。以爲革命之時至矣。辭赴西歐。訪巴枯甯及鄂家雷於日內瓦。Geneva 告以宗國事機已熟。自一人之介紹。得二萬五千佛郞之運動費於赫震之手。自巴枯寧派決議。任耐先覺爲萬國無政府黨俄羅斯支部之長。

初。一八六八年巴枯寧別組織『社會民主黨萬國同盟會。Internationlle Bund de So- ciaademokraten』以八十四會員連署發行擻文。主張無神論。禁禮拜。代宗教信仰以學問研究。黜神意之賞罰。崇人權之正義。廢結婚。破壞政治上宗教上司法上一切之制度。宣言曰『吾黨！於科學美術哲學法律均不認有何等之聖權吾黨持絕對的懷疑論以冷眼縱觀人生之裏面而得其從吾所好者所謂精神生活

物質主義吾人均可不用何等之區別」云云。（巴枯寧傳參照）

耐先覺全受其感化。一八六九年九月還莫斯科。從事縛播此主義。與同志吳秉奇Vspenskii等集農學校及宗教學校某某學校之學生等各各組織小黨。彼精神弘壯。材器偉大。連合各小黨而總制其大成。一少年也而多數之先輩咸走集其麾下。如文人卜壘仇。Plesc hoff年四十二歲。入參其幕中。彼名其本黨爲「國民之判定」秘密結合集運動費。設活版所。刊行撒文。僞造通劵。繙刻禁書。歃血同盟。誓廢從來之平和的革命主義而採用陰謀暗殺之鐵血主義。定期於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舉行大事

旣而耐先覺布一宣言書曰。「無實行之言論無何等之價値。固矣。若有抱實行之美心以爲羽毛未豐。一遲遲吾行者由吾人視之君等秀才不値一啞者也。吾人之所謂實行者蓋指手段之及於外界者云。蓋指打破世界中物質文明的事事物物其妨害於人生之自由者云。吾黨大心之士發念救人。須擲身命。敢爲決死。侵入民間。喚醒青年。使知下級國民少年學生爲一般社會之基礎勢力不可侮也。責任尤

非輕也指揮之訓練之自度度人必獲大福利」云云。

其時耐先覺之役有學生伊花奴 Iwanoff 者舉止曖昧若通警吏耐先覺惧事發。與吳秉奇卜壘仇、Rugnetyoff Nkolayeff 等謀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殺伊花奴於莫斯科農學校出奔瑞士俄羅斯以殺人犯請之於瑞士瑞士得而與之。同志被嫌疑者都三百人受高等被判所（大理院）公判宣告有罪者八十七人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定罪有差。

耐先覺髡爲鬼薪永禁二十年。

（二）　一八七一——一八七七

地方大游說——露土戰爭

耐先覺所志未成此身先死傷矣然記虛無黨史者則認彼爲一過渡時代所謂爆竹聲中挑符換舊者非歟自此一轉乃離比較的平和時代入於大游說時代此時代中顯者頗多有開府大學 Kieff Vnivercity 斥退之學生傳尼國府 Tschern-igoff 之平和判官長柯華萊 Sergii Rowalek 者先游歷外國交通社會黨輸入最

新革命書籍自稱「人民之友政府之敵善美眞之輸入敷敎者」游歷九省。新組織會黨十有三氣象煥然其最顯者也同時異軍並起捷足爭先正如萬花齊放蕩漾春風。彼得堡中其知名者柯華萊黨之外有勞夢會 Ldrmontoff 砲兵團何倫胞會 Olenburg 美麗家會 Marskoff 等七十年中於斯爲盛其目的其手段雖不無少異然其源流於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者則固同其濫觴也彼等互發飛檄述啓蒙運動之切要。革命行爲之準備。土地之分配。兵備及常備兵之解放。租稅及通行制度之廢滅。普及敎育方法之研究。財政之整理等等而美麗家會之運動最力美麗家會者以美麗爲中心而猶太人古烈哥 Kuletchko 奚倒夫 Aitoff 助之持博愛獻之身大義以撫育下賤煢獨之人民爲宗旨驅其狂熱的迷信以建設一種理想的社會爲唯一之目的。一八七三年黨中同志於率赴北亞美利加欲造成一共產的殖民地終以經濟枯竇德性缺憾且四圍社會均非其儔挑源樂土殊未可得亦不免蹈羅伯阿文 Roleert Owin 之覆轍辛苦三年空歸故國。此外此道揚鑣利益同歸者則有痕痕黨 N. N. 又名樂利圖 Ldvlistii 本爲自

修俱樂部之化身。以大學學生修學之餘。教化農工平民爲目的。持溫和主義。故被革者極少。且以黨員中皆精於學業。充於素養。行動平和。胸襟瀟洒。大得衆心。其有益於游說亦不少云。

莫斯科著者。有盜國淸俱樂部 Dolgnherin 一八七一年盜國淸所倡也。此派採激烈的無政府主義。實於南俄羅所有根抵。黨員尚不多。未及實行。一八七四年被捕失勢。此外秘密政黨。則 Warschawa 有 Gmiaa 黨。被蘭有大俄羅斯俱樂部。其著者也小黨尚多。人微力弱。則等自鄶矣。其有偶於此時代。而最得勢力。實爲第三時期之主動者。則戚古德團 Tchaikowtoyy 是也。一八七一年學生戚古思 Nikoli Tchaikowski 所倡。彼實一精神家也。一八七三年與美麗家共赴北亞美利加。明年。遄歸倫敦。遂定居焉。遙爲內國聲援。彼實亡命客中錚錚者也。俄羅斯之有虛無黨實自此團始。彼時宣言之大綱領

一　國家之撲滅

二　文明之破壞

三　聯合自由民團遂組成全世界自由民國

嗚呼何其志大而言遠也彼等設出版部印刷布告文分配小册子密輸入麥喀氏之資本論之 Kapital 柏樂盧 Prolewskii 勞力者階級蒲處訥 Büchver 之質力 Krabt and Stvff 卜飛錫 Pfeiffer 之勞力黨 Arbeitorbind 等賤價出售黨員中不錄疾苦改形變相或爲織工或爲泥匠或爲靴匠或爲馬具匠或爲小學校敎師或有一男一女僞爲夫婦營小商店張小客棧者百方用其手段親與無智無識之小民交遊告以『身世之不足戀階級之不平等政府之不公道權族之不天良一般道德如是如是吾輩最後之得救惟有自殺不則被殺耳與鬼爲鄰傷心哉切膚之痛汝其與』受其喚醒者不少

此團知名者甚多男員如 Akvelrod, Nathanson, 樂波輕公勺 Schelyafoff, Klemens, 女員如蘇菲亞劉翠林 Sofia Lnschcln, 郝武德 Von Hergfeld 葛衣綠 Kolniloff, 立本部於彼得堡及莫斯科先擴之於 Nischnii, Novgred, 賓寨 Penga, Samara, Saratoff 又擴之於開府 Kieff, Kharikoff, Odessa, Taganlock,

等均入於勢力範圍。雖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發彼得堡者爲政府所偵探。其有力者。半被捕虜。南儻孫 Natanson 蘇菲亞、樂波輕、皆被逐遠遁。五年間不得回國。但其潛勢力則如春雪消寒。怒生益廣。至於翌年。歐羅巴之俄羅斯三十七州中。革命黨俱樂部之設。無處無之。今記其各地運動之大畧如左。

一　彼得堡　游說機關。有 Stakhovskii 及休職砲兵大尉 Klautchiuskii 等建立學校。Pogmolff 建立木工場及靴工場。又有士官 Schuschko 自爲織工。入市立一大工場。樂波輕及 Klemens 又密行游說工民。

二　莫斯科　有 Tlolanko, Voinaldlskii 等設立木工塲。貴族 Botenskii 等設立靴工塲。Meschin 設立印刷工塲。

三　Novgarad　一將軍之女劉翠林及郝武德自立小學校。敎訓農民。

四　Tuer　士官 Klauchinskii 及 Logatcheff 設立鑄鐵工塲。

五　yaloslav　有豪農 Iwantin, Pissareff 設立木匠工塲。大有勢力。

六　Tamboff　有平民 aleff 者。爲其地游說者之代表。私立兵器製造所。

七　賓寨　休職陸軍大尉 Logatheff 及學生 Voinaralskii 爲謀主。借其地大地主 Erdoaloff 之宅爲本部。且得其資助。設革命俱樂部。集中學學生。平民 yerschoff 又別設木匠工場。

八　Samara 以 Betheleff, Ponomaleff 等之私宅。及 Tominskii 之客棧爲運動所。以集會演說。

九　Saraloff 有黨員 Meyer, Sophinskii 等建設工場。女黨員 Tchetkoff 之宅。爲武器及革命書籍之貯藏所。

十　卡山置本部於其地學生 Ovathinnikoff 之宅。分設支部於各所。

十一　uda

十二　Olenburg

此二處爲 Goluscheff 俱樂部員之所運動。

十三　Nischnii, Novgarod　有多數之俱樂部。特以 Pavlovo 村爲最盛。

十四　Wolonesch　執其地牛耳者。爲 Tchebenko

十五 Kursk 女富豪 Subbotina 爲首領

十六 Kharikoff 有名之游說員 Kovalok 親立俱樂部三處。獸醫學校學生及女黨員 Cndreiff 大行運動。

十七 Eruterinoslav, Odgussa 之革命黨設桶工場於此處有 Taganlok 者。設一 Pavlovskii 圖書館。蒐集實藏革命黨之書籍文墨。

十八 Poltava, 女富豪 Kolesgnikoua 爲其巨首。而 Kharikoff 之黨員密爲布置。

十九 Odessa, 有其地大地主 Makalevitsch 及 Wolkhowskii 及 Schebnoff 三人爲主動。Schebnoff 建鍛冶工場。其餘二人。密設文庫。以革命書籍教導農傭。得良好成績。

二十 開府 開府俱樂部設立最早。且有力。Akselrod 來遊說之。

廿一 Tschernigoff, Shebnoff 努力建設。有俱樂部學校及工場等。

廿二 Kovno 女富豪 Filippova 捨其花園爲基址。始設革命黨俱樂部。主其

事者爲開府俱樂部之一黨員。曰 Ratharina Blesch Rowskoya 女學生也。

廿三 Ramenyetz-Podolsk, 有男員 Dontchayevskii 及女學生 Alixender, Okhlemenko 等所建學校。

以上二十三省之外。更有 Rkerson. Orel, Ralga, Arkhangelsk Rostoroma, Vlactimer, Viatka, Perm. Mokhileff, TomsK, Tiblis. 等等。無不有虛無黨之同志。

初。一八七三年。俄羅斯政府發令禁學生留學於瑞士蘇黎庶 Zürich, 大學速行遄歸。凡諸學生。均不得已。歸國者多多。有在莫斯科。每日曜日(禮拜日)集勞働者演說。而鼓吹革命論者。秋八月。此等秘密運動。亦爲政府所偵知。極力壓制。一八七四年五月。有刺殺第三局長官醜猾勝伯爵於 Saratoff 者。秋七月。乃有所謂盜國凊事件。以革命黨員被嫌拘引者七百七十人。其中以二百六十五人服辟。一八七五年。奔走於革命運動者有二千餘人。一年中被捕者男員六百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羣放之於西比利亞。而革命黨之健者有一時頓挫之觀。然其一

方面亦原因於國粹的反動之勃興所謂國粹黨者有北嘉定 Pogodin 霍彌賢 Khomigeloff 伊萬、康斯坦頓兄弟 Konstantin AKsafloff 等莫斯科之愛國者也彼等所謂「自多惱河畔巴爾幹山脈之南北以至於亞德利亞海 Adriatic Sea 均爲斯拉夫民族之所居吾輩志願當合同胞爲一國當使吾同胞所立之國如塞爾維亞 Servia 如勃牙利 Bulgaria（不格里亞）均得享自由夫吾祖國歷代之沙所潛心企畫之政畧無他欲使鷲章旗飜於君士坦丁堡城上耳吾輩挺生大國欲爲同胞謀公益亦即爲大酋振雄圖罔有不當以此爲唯一之目的者乎」是論也忠讜之聲震撼一時遂足動皇帝惹起俄土戰爭其究也柏林會議徒成俾斯麥之名僨矣

此反動也其勢猛甚其機烈甚得使革命黨受一大激刺始自知彼等從來失敗之原因由於訓練之欠乏組織之粗畧運動之輕躁鑑往知來一變其方針棄緩漫之遊說以其遠且弱也更直進而取煽動人民及時蜂起之手段

於是有普拉哈諾夫 Gaorg PleKhanoff 者慨黨衆之衰頹甚非所以圖功也 一八

六七年集威古思團之殘黨另起爐竈專持武器反抗政府爲其目的蓋欲使人民聘其風者有所觀感也當時人稱之曰 NarodncKi Buntali 者蓋謀反之意也其後該黨發行一機關新聞名曰「土地及自由 Zemlya Volya」遂相傳以土地自由黨知名南儻孫爲首領當時經濟窘迫而南儻孫凌寒忍飢游歷各地從事敎養一八七七年被捕而米喜路 Mihailoff 代之

米喜路測量師之子也一八五五年生於南俄羅斯弱冠卒業於中學校一八七五年秋赴彼得堡入工業學校已抱革命思想加盟於自修俱樂部冬爲某學監所知斥其退學放歸田里翌年春至開府與其地之同志交察革命團黨精神散漫形體分離慨然者久之自思必有以整之夏復至彼得堡入土地自由黨翌年遂爲首領是時土地自由黨發宣言書表彰綱領欲乘國家爭戰之餘下民逃亡財政紊亂之日以一傾政府組織戰鬪隊期與政府決戰以實行霹靂手段

如斯猛烈虛無主義之暗雲已捲入俄羅斯之版圖而來然南北方面對於實行之手段則少異其趣北俄多斯以彼得堡莫斯科爲中心尙思游說敎養使一般民心

咸知革命若行舉大事則爲最終之目的南俄羅斯均熱心於巴枯甯之革命論已走極端直取暗殺手段要之舉大事者决不能容我婉曲教養計出萬全況反對者之爲君主及權族者乎彼北人夫亦太遠慮矣故其時北俄羅斯學生暴動亦頻頻起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學生索訥索夫 Tscherneschff, 舉葬儀也京師學生行示威運動荷報至裁判所之前千百爲羣聚而祈禱冬十二月六日於卡山行第二示威運動土地自由黨首領普拉哈諾夫大演說高擎赤旗大書土地及自由編定隊伍步伐整齊警察禁之不可捕之與之鬥憲兵出陣虜二百六十八人其中服辜者男子一百三十一人女子三十四人多放之於西比利亞

一八七七年學生鮑多累 Podolevskii 之葬也亦有小小運動多數平民闖入教會奪其棺去羣抬至裁判所前警察制之不可斫之死數人傷數人此蓋對於前年二月裁判所處置不平而發也

一八七七年二三月間在莫斯科亦有所謂『五十人事件』者其公開審判也一黨員訴其滿腔之不平於公衆前曰『何謂公判？直私室而已問被告之辯護士曰

無也聞旁聽之新聞記者曰無也吾即懷抱正義主張革命之不可已社會主義之不可已此其理由固欲發表於當世以一促世人之反省然詰駮者無其人出版者無其人以吾之高尚理想純正學說對爾輩蠢然者言之能無自傷不類乎吾願懺悔吾欲無言』云云其時指摘政府秕政官吏腐敗最爲有力者則斯泰諾威 Sd-anowick 及女學生白蝶娜 Baldina 農夫亞萊塞夫 Piotor Alekseieff 是也按察司聽之不忍急命憲兵拉而去之

冬十月彼得堡亦有所謂『一百九十三人事件』者十一月十五日公開審案被告者亦多不平之鳴梅粹卿 Mechkin 盛倡抗議曰『代表新聞記者則無一人陪席公審者亦無一人惟一以少數官吏一時之喜怒行其賞罰古今中外有是者乎是所斷不能服也』判官止之不可彼聲調愈高嘲罵愈冷曰『惡？何其腥羶也是非公廷？抑屠豕場乎抑春戲場乎當世女子固多苦於貧而淫賣者爾輩以堂堂七尺各具天良乃亦爲升斗廩祿紅綠期銜自賣其身爲奴爲隸爲不足尙欲售我等之生命以爲指日高陞計乎吾輩爲正義爲人道擲其身命奔走轉戰所謂憂國志

士爾欲肆其買賣猥藉乎伊何人吾羞與爾言爾氣觸吾吾鼻其如割矣吾不耐久汝其殺速！』一廷被告聞之咸拍手喝采聲如雷動彼忽遁出憲兵急擊之下之獄。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判決各服其辜。

凡與此事件有關係者除證人外總數三千八百餘人指名被告者七百七十人公判於京師者即一百九十三人其中貴族八十二人僧侶三十三人市民二十三人軍兵八人職工十九人農夫十七人判定放免者九十四人輸於西伯利亞者三十六人梅粹卿罪最重髡爲鬼薪十年其餘拘留而瘦死於獄中者居其多云要之俄羅斯人民處此實爲重繭而立倒目而視者夫彼獄囚固常滿者然其大多數均以莫須有之風聞永沈苦海例如葛布爾節 Kipoltchitsch 與一革命小册更於一農夫發覺被拘在囚三年始行正式秋決及其宣告定罪也僅爲二個月之輕禁錮則其三年之久實可謂無辜矣司法制度紊亂有如此者。

案烟山先生論俄國司法紊亂當矣然吾聞西儒其言曰惡法律猶善於無法律彼善於此更有甚焉。

在南俄羅斯。其活動之激烈。到底非北俄羅斯所能及。彼等乃組織敢死隊。直用掠奪欺詐殺人之方法。開府之土地自由黨有。Debaolio, Makhlievitsk, Flolenko, Drobrassgin. 等。煽動農民。擴其勢力。及於特尺坡 Dniepre 烏爾格河 Vrga 地方。烏拉山加維卡塞 Kavkasas 地方。遙與彼得堡之本部相通。奈拉都 Naratoff 者。實爲南俄羅斯虛無黨之要地也。米喜路及南儻孫之徒。設種種工場於此。米喜路自學聖書。裝宗教家。大運動於勞力者之間。一八七七年冬。政府聞其風。大索之。且經濟不繼。彼乃以一八七八年春赴彼得堡。

一八七六年九月。有殺間諜 Tavleyeff 於 Odessa 以爲出陣之血祭者。

一八七七年六月又有同盟罷工。被捕者六十八人。其中十五人服辟。

要之革命黨之運動漸以增加而政府對之亦漸極酷烈當政府百方羅織之秋而革命黨之數亦日增術亦日巧二者固兩於製造兩於進步者也自一八七六年四月以迄於八月僅此四月中於彼得堡開府阿突塞 Odessa 三處就地正法者計十三人其中往往有無罪跡可尋者若李叔穀 Lizogul 者更爲慘中之最慘者也

彼有鉅萬資產。素守本分。不過偶有施食於革命黨之疑案。即行正法。幷籍其家云。

案此或是宰肥鴨之意。

其時有司徒發諸者。牧師之子也。一八七三年入開府大學。以談革命斥退。歸而集地方人士。組織腕力的國體。欲以明抗政府。一八七五年開府省某縣農民等信當時革命黨之流言。以爲皇帝亦贊成土地之分配。多有與地主爭者。每爲縣吏所捉去。然而農民中亦分二派。其一則家族小而田業多者。欲行從來之私有制度。其一則家族多而田業小者。希望行大俄羅斯風之共有制度。均一縣之人數以分配土地。時贊成後說者居其多數。乃選舉運動員七名。持請願出以叩閽。中途爲警吏所拘。農民坂專以爲皇帝既有意均分土地。乃爾官吏不惟不奉行聖旨。且反從中爲梗。可惡孰甚。一八七五年。遂起暴動。抗不納糧。麕集主張自有制度反對均分土地者之門。虐殺其家族。收取其田產。恣行賣買分領。逃亡死傷者頗多。警察制之不服。一八七六年兵隊出陣。捕百餘人。投之獄。然而農民等增惡官吏之念益益高。咸謂因我輩者官吏之意。皇帝不知也。苟其知之。必有恩賜。特彼輩壅塞要途。使吾徒忠

惘不得上聞耳時敏慧之司徒發諾 Yakob Stofanovisch 聞之曰是奇貨可居也與其官雷伯圖 Rarbatovisch 及巴哈諾夫 Bokhandvskii 謀僞爲農夫而被拘於開府也者與其地之人士交漸得信用自任爲農民代表者赴都叩閽呈請願書於皇帝羣喜諾之一八七六年三月自其地發上京迄十二月歸來齎勅書二封以諭農民此蓋司徒發諾等所僞造也其略曰『朕親諭爾農民分配土地者朕之意也惟予一人不克親行吠畝而百僚有司背朕作奸以致朕欲行新政而不致其效使爾輩有流離瑣尾之嘆罪在予一人汝輩農民玆親承朕意旨須組織秘密團體勵原武器奮爾腕力速打破爾輩積年之動敵若貴族官吏僧侶大地主等』云云其下附以組織秘密團體之規約數十條如每人每月納會費五可伯（約中國六十文）滿二十五人爲一小隊選其中一人爲長老滿二十五長老更選其中一人爲大長與皇帝委員（即司徒發諾）協議統率命令云云其後親署御名親鈐御璽誠燏煌偉麗之文告也

開府農民聞之深信用司徒民一八七七年二月運動員之免歸鄉村者遊說大家

得同志三百人。每來復夜密會一處。說明皇帝勅令之旨趣。既而司徒發諸來同志日增。得六百人。四月。公選一退職少尉爲大長與長老二十八人。及帝室委員告天立會。然長老二十八人中。能讀勅語者。不過二三人耳。其時恰適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靑黃不接之交。農民皆苦於飢餓。而司徒氏攜有厚資。巧爲散布。収攬群氓。練習武器。七月。已有一千餘人。而風聲鶴唳。日益危險。益自五月以來。已早有流言也。農民被捕者。日有二三。均堅守秘密。死不白狀。其愚不可及也。八月。事洩。下獄者九百餘人。九月四日。司徒發諸正法。一八七九年六月六日。開高等裁判。以決囚定罪有差。

當瑞士蘇梨庶大學學生之歸國也。均致身游說社會。煽動農民。其時有一口諺曰。『去與人民爲伍』To go to amang the peaple』特以俄國人民程度太低。視沙甚貴。自視甚卑。與之言。或疾足逸去。或掉首不顧。此實佛入地獄。而嘆爲無法者也。故學生用力多而成功卒鮮。其中計劃。以巧妙聞者。惟有此次一事。傷矣。然此亦司徒民有非常統率之材能。每以兵法從事。故部署整齊。號令明密。尚以失敗終。則運動

之難可知矣

革命黨一面又利用工民之不平而慫慂之各地多有同盟罷工者。彼得堡莫斯科開府 阿突塞、塞盤谷 Serpekhoff 戴家浦 Taikoff 等處。頗有所聞。而苦拔 Kuban 烏拉爾 Vlar 等處。又有哥薩克之亂。

游說煽動之期間。自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七年總結俄羅斯國事犯案件之數。則六三年六件。六四年四件。六五年三件。六六年五件。六七年一件。六八六九七十年三年中無事。七一年二年。七二年一件。七三年無事。七四年一件。七五年二件。七六年五件。七七年忽增爲十一件。此實一大飛躍大猛進也。要之革命運動與俄土戰爭相終始。同時一轉自游說時代而入於暗殺時代。北極風露腥聞在天矣。著者誠有不忍記之者

譯此篇時。其中地名人名太多。每有一見不復再見。實屬無關緊要。故從便利起見。僅書原字。不加譯語。以免拖沓。

此期與第一期本相蟬聯。其所以分爲二期者。蓋第一期則以筆力筆者身外

之物也第二期則以舌力舌者身內之物也外內有別此其所以爲進化歟至第三期則以腕力矣夫舌力只可以煽動人腕力則可以擊殺人舌力祇可以罵其無禮腕力更可以制其死命適者生存愈演愈奇讀者當尋其進步之所以然

第二期當注意者有三事　一、俄羅斯司法制度之改革有名無實且紊亂異常　二、自是大行中央集權之制以宗盟任長官　三、有國粹的反動激成俄土戰爭而革命黨宗旨一變手段一進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至哉言乎。

第二期之主動者在於蘇黎庶大學學生其口諺不過去與人民爲伍一語耳然以司徒氏才能不免以失敗終則豈嵒嵒者誠難與圖始耶抑俄國之農民有特質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讀者當考究虛無黨所以必取暗殺手段之所以然

譯者自去年十一月譯成第一期出版後臥病數月不克執筆及於今日始成

第二期疏懶奚似。然小窓曉起。獨坐校勘。忽發一奇想。自念第一期出版時恰有國粹黨之反抗論辯每數萬言而政府亦出其最後不兩立之手段以壓制波蘭革命黨何以譯篇與時事恰兩兩相映好看煞人也今日第二期出版時曠觀今日時事又與第二期所當注意者三事若合符節譯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豈譯者爲一鷄而此篇爲鷄聲小史乎由此推之則他日第三期出版時必有蘇菲亞其人者出焉讀者諸君幸有以見告

頃日於友人處。見有自由血一書爲金一所著其內容事跡。與此頗相類。然語句條段。迴不相同。譯者本不欲重災棗梨然私念彼爲著者而此爲譯篇。正如南北楞嚴經不妨並存也故出之。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章寓可也。

章炳麟白

# 上海月月小

啓者本社承受以來大加改良承　海內外學界商界紛紛購訂及各代派處竭力推廣銷數日宏故接辦第九期甫經出版索購者戶限將穿架爲之空印刷裝訂頗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有目共賞洵足表見今特將辦法及購派簡章列后幸乞　閱者賜鑒

（甲）本社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改良社會激發人之愛國精神

（乙）本社所載各部小說撰譯各半延請現時著名之小說家（冷血）（天笑）（趼人）（桂笙）諸君及海內名宿精心結構增輝祖國文學之名

（丙）本報文言俗語相題參用其俗語之中純用普通官話以一律語言

（丁）本社撰譯長短說部完卷之後即另訂單行本以饗閱者

（戊）本報增入撫報採錄中外各報有關時事之論旨論說藉助閱者參攷之資符本社襍誌之例

# 說社廣告

(己)本報更增揮塵詞林一部以爲文人交通機關互換知識冀收他山之助

(庚)本報月出一冊計二百五六十葉全年共十二冊(零售每冊四角五分)(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五角)郵費照加

(辛)有願爲本報代派者(五份以外九折)(十份以外八五折)(二十份以外八折)(郵費無折)惟須先交定價之半

(壬)定報閱報來函須註明詳細居址以免失誤本社寄報以郵局回單爲憑

(癸)本社設發行所於上海凡定閱及代派者可直接(上海福洲路東九和里第一家月月小說社訂定可也

本社經理員沈濟宣謹告

東京

# 志成學校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玆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宗旨**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畫體操唱歌**年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二年者**入學金**貳圓**學費**每月參圓**開學日期**九月一日**校址**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天義報社白

新案 記憶力增進法講義 教授會則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內書

無代進呈 限郵送要貳錢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𠛬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十二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1) 本院設在麹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2) 本院特爲清國留學生教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爲宗旨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爲三年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爲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東京

# 志成學校
## 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宗旨**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畫體操唱歌**年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二年者**入學金**貳圓**學費**每月參圓**開學日期**九月一日**校址**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言一冊』凡舊在社中者請至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

# 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梅博士為總理富井博士為教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為巨擘清國人留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茲擬於陽曆九月初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教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為進入大學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文科大學助教授保科先生為提調所聘教習皆飽學經綸之士丁寧懇切以執教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捷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報名為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數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瓦斯GAS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投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月廿五日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二元二角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 廣告價目表

| 期限 | 一頁 | 半頁 |
|---|---|---|
| 一期 | 拾圓 | 陸圓 |
| 三期 | 貳拾七圓 | 拾陸圓 |
| 半年 | 五拾貳圓 | 參拾壹圓 |
| 全年 | 九拾六圓 | 五拾七圓五角 |

##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表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三崎町 譚發洋服店

橫濱 永新祥

早稻田鶴卷町 麟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溪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祥興號 阮英舫

芙蓉 朱穎兒

小呂宋 人壽堂

坤甸福源號 江濟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埧羅 湯伯令

蔴六甲 振長春呂文秉

三寶壠 黃禮

西貢美萩 同德樓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陽曆十月廿四日印刷

陽曆十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